



趙戎著

趙戎文艺論文集

新社文艺叢書之七

內容簡介

此書收集作者文長萬言的文藝論文，前兩篇專論馬華文學問題，曾刊載于南洋大學創作社的文集上，已成歷史文獻，有些「理解與寫作」高級中學課本編入為教材。第三篇則分別登在「南洋教育」、「新野」與民報「新生代」上，是泛論我國當前文學諸問題。第四篇則登在國家圖書館出版之「圖書世界」上，是概括一九六九年我國文藝界的成績。



趙戎文藝論文集

趙戎著

文藝評論

新社文藝叢書之七

新社文藝編委會主編

教育出版社印行

一九七〇年八月

新加坡

目次

- 1 ■ 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
- 28 ■ 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
- 44 ■ 泛論當前我國文學運動
- 第一章 緒言
- 第二章 教育界與文學運動
- 第三章 學生界與文學運動
- 第四章 工商各界與文學運動
- 第五章 愛國主義與文學運動
- 第六章 愛國主義作家底修養
- 第七章 結論
- 85 ■ 一年來（1969）的我國文藝界

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

一：前 言

這年代，馬來亞社會底發展，已踏上一個新底年代。

在這二十世紀的初期，一方由於民主主義底思潮泛濫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促使人民底覺醒；另一面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已開始走上衰頹沒落的地步。於是，在苦難中的各個殖民地底人民，便抬起頭來作堅決的長期的爭取獨立自主與自由平等而工作着，尤其是這世紀來兩場殘酷的血腥的世界大戰底經驗與教訓，使人們更清楚地去掌握自己底命運而向前推進了。

而這馬來亞，在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法西斯血的洗禮後，也終於踏上獨立建國底坦途了。作為宗主國的不列顛，也開始結束殖民地統治這筆爛賬了。然而，我們要知道，這新興的馬來亞國底建立，不是一朝一夕所倖致的，也不是一人一派的力量造成的，而是各民族人民的力量所爭取的。誇大了個人主義與英雄主義的作用都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企圖抹殺現實，歪曲歷史現實的。現在，這「多難興邦」的馬來亞，正在要往前推進一步的時候，更須要全民底正視與支持的。

既然馬來亞的獨立建國是出於各民族長期爭取的結

果，那麼，它底發展應該以各民族的利益爲依歸而實踐，使大家得以和平地幸福地生活下去。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底國家成員是多元的，而我們底文化也是多采多姿的，它包括了中巫印歐各民族文化的優點。

如果我們不能否認一個社會的發展，是由於其內部的主觀力量所影響的話，則三大民族之一的華人在這社會裏便起着主要的作用了。換句話說，這百多年來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社會的發展，華人是扮演了主角的地位的。在歷史上它所貢獻的豐功偉績，英國學者巴素博士的著作裏，已有公允的客觀的評價了。尤其是在這三十年來爭取民主獨立的浪潮中，它已付出了更大的血與淚的代價而寫成這歷史的新頁。自然，我們不是好大喜功，作爲推動馬來亞獨立建國，創造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平幸福的生活而鬥爭，在我們是義不容辭的，責無旁貸的。不幸，有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別具用心地來歪曲歷史現實。其實，墨寫的說謊不能掩蓋血寫的真實，真理是顛撲不破的，這批人底作爲不過顯示其心勞日拙而已。更不幸有些走上牛角尖的極端分子，他們對華人深惡痛絕，甚至自作聰明地把「華」字解析爲「中國」的代名詞，視爲洪水猛獸。要不是愚蠢無知，便是惡意的誣蔑。然而，在這各民族和諧的生活中，他們已起了挑撥間離的罪惡作用了。

過往和現在，華人和當地社會既息息相關，而且成爲一支主流而活動着，則相與俱來的爲生活不可或缺的馬華文化，更有其牢不可破的地位與偉績了。我們要知道，文化運動是政治運動的先頭部隊，開路先鋒。在這裏，在世

界各角落，都是同一比例的。它是政治運動的觸鬚，沒有它作先導，則政治運動成了抽空的，不可思議的。自然，有時急激政治運動會超越文化運動的前頭的。如果有人反問戰後馬來亞政黨林立，政治思潮排山倒海，何嘗有什麼文化運動呢？我的答覆是肯定的。只要我們不閉着眼睛，打開歷史一看，則馬華文化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為這階段的政治運動完成了鋪路底任務了。華人社會本着愛國主義的精神，揭起了驚天動地的抗日救亡運動，而這一救亡運動正是當時文化運動的具體表現與反映，在文化運動上有了「新啓蒙運動」和其他思想文學問題的論辯，接着更有「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展開。歷史告訴我們，這一時期的馬華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對當地各民族社會都有着相當深刻的影响，只有野心家才會否認這現實，但是，歷史到底是歷史，事實是會勝於雄辯的。比如近來那「建立馬來亞文化」這個口號來說吧，有些論客的態度和口脛委實令人驚奇，不敢相信，他們是犯了某種錯誤和開倒車的。在一九三八年「新啓蒙運動」的辯論上，已有相當正確的指示了。我曾經說過：「我認為馬華啓蒙運動再向新的階段發展，它決不只限于「華」了，而是包括了各民族的及馬華過去工作成果的綜合，因此，它有着愈廣泛的具體的內容和性質，所以我稱這回啓蒙運動是「馬來亞新啓蒙運動」。它內容的涵義大概有幾點：一，新啓蒙運動是反侵略運動，它是各民族一致地反對任何侵略……二，新啓蒙運動是和平主義運動……它召集了各民族的社會力量反對侵略擁護和平的旗幟下，實現保衛馬來亞安

全的運動；三，新啓蒙運動是理性運動……四，新啓蒙運動是建立國際新文化運動，它不單是推進馬華新文化，而是推進各民族的文化；它是各民族文化單位的綜合，建立起國際新文化的運動。……它把各民族的互相歧視棄掉，而揚起各民族走上互相博愛的，自由的，平等的，和平之路。」（見南洋週刊第八期拙作泛論新啓蒙運動）那時所指的國際新文化運動，即現在的馬來亞新文化了。由此可見馬華文化運動一路來處在什麼地位，和作着怎樣的正確的指示和影響了。

然而，馬華文學運動却是文化運動的尖兵。要是說馬華文化運動有了可觀的收穫，那麼，可以說大多表現在文學運動上，三十年來馬華文學運動已盡了它底應有的使命了。在這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它已成了當地半數人口差些的精神食糧，因此，它底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了。隨着馬來亞的獨立建國，當地華人已成了國家民族底一員了。他們將把愛國主義的精神放在這個新興的馬來亞國家上，他們已把作客異鄉的念頭改變了，他們熱烈地深切地愛着這土地。因此，馬華文化就成了馬來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馬華文學運動，就作為馬來亞文學運動的一個主流而活動，而發展。倘若有人一口咬住「華」字便是中國的翻版，那真是病狂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了。

是的，我始終相信着，而且，也堅決地肯定着：馬華文學運動的前程是光明的，遠大的，它將促使各民族文學走上新的歷史的階段！

二：馬華文學運動史的發展

在殖民地制度下的馬華文學運動，經常遭遇着種種的不便與困難。我們不怪客觀現實底制約，只怪主觀力量的不足。環境是如此，要幹，就堅決地站牢些。然則馬華文藝界曾經建過什麼汗馬功勞呢？我相信是有不少的，只要我們不脫離現實去估計的話，則馬華文藝界也有着可歌可泣的事蹟的。不幸的是時至今日，還沒有人去整理它，出一部像樣的馬華文學運動史來。我是衷誠地熱切地期望着的。

無須諱言，馬華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完全是受着中國的影響，而且這影響是非常深刻，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如果有人以為馬華文學即等於中國文學的話，那真是愚蠢之極了。馬華文學雖受着中國的影響，但它並非中國文學的翻版。不然的話，它也是沒有多大前途的。馬華文學本身就帶着兩重使命，一方面它是推動馬華社會向前發展，另一面它促進了當地各民族的自覺與爭取獨立運動。因為馬華社會生活與各民族的社會生活是聯成一片的，不可分割的。我舉一個簡單的實例吧！一路來都有中國作家南來，為馬華文學運動而工作，難道這是為中國而服務嗎？國際有名的作家郁達夫獻身於馬華文學界，為馬華文學而犧牲，難道他是為中國嗎？那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以為有了一個「華」字就不是効忠當地，這不但不合邏輯，而且是絕頂荒謬與歪曲事實的。

然而，中國文學影響於馬華文學，所得的結果是好呢

還是壞呢？我認爲只有好的。要是有壞的嗎？我們早就知所抉擇與揚棄的了。我們不是一成不變的接受，而是有機的吸收，因爲我們不是盲子，我們不是瘋人，我們知道缺乏了什麼，須要什麼而加以吸收的。所以說這影響只有好沒有壞。其實，在這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會或多或少地受着別的國家的影響，或者互相受着某一部份的影響。換句話說，這是國與國的文化的交流，對彼此都是有利無害的。而且，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抗拒的，也只有這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拿日本這個國家來說吧！在二十世紀前，千多年來都是受着中國直接的深刻的影響，在意識形態上幾乎是全盤吸收，很少改變，但後來沒有妨碍它成爲一個獨立的強盛的國家，反而，中國要從日本那裏吸收新知識與新技術了。這又何嘗會妨碍了中國，會使中國變成日本第二呢？明瞭這一點，則文化交流只有好處的了。不幸現在偏有一些杞憂者，硬要把這裏孤立起來，密封起來，使它「與世相遺」地生活着，這真是自甘墮落的，開倒車的，要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簡直是留下笑柄而已。這一層，我們認爲完全不需要的，而且也不可能。倘若說，受了中國影響只有壞透，則作爲殖民地宗主國的英國，爲什麼在戰前會容許這一現實的影響呢？這不是矛盾麼？其實簡單得很，這一影響一些兒害處也沒有。何況，馬華文學運動一路來的表現，既不是洪水猛獸，又不是男盜女娼，或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它是忠於現實的，在合法的範圍裏去實踐的，它是文明社會的產物，它是現實社會的最有價值的精神食糧。事實上，如果某一社會現實能够接受一外

來影響，就是証明了它是需要這種影響的，否則，要影響也影響不來的。其實呢，我們有我們的國情，我們有我們的路線。一千個遺憾！由於中國大陸的變色，給馬華文學運動一個致命打擊！爲什麼呢？它遭受到種種莫須有的誤會，懷疑，妬忌，曲解，波折，與阻撓！爲了這，我們是要大聲喊一聲冤枉的，然則馬華文學運動給那一方面牽着鼻子走呢？我們的答覆是：絕不！我們是實踐的一羣，我們是忠於現實的工作者，我們從實踐中追求真理，認清客觀現實，踏上我們的道路。

馬華文學運動底歷史已經有三十年了。作爲一件事業和工作來看，則這一段時期並不算長，何況這裏一路來就處在殖民地狀態下，文化低落，自然會限制了文學運動的發展。我們試觀世界各國文學發展史，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不比我們長的。那末，我們的成績就算沒有做到理想的地步，還沒有創作出偉大作品又有什麼稀奇呢？一個國家的文學存在底價值，在於它對當地客觀現實所起的作用如何而論，並不計較於有沒有世界性的偉大作品的產生。當然我們必須提高創作水準，使它趕上世界水平上。我們反觀音樂美術各部門的成果，則馬華文學已有長足的進展了。

馬來亞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環；而馬華文學，則又是馬來亞文學的一條主流。馬華文學在這三十年的歷史過程中，它是豐富的，多彩多姿的，動人的，而且也是多難的。我們如果仔細地去分析馬華文學運動史，以時代背景與其所表現的特徵來劃分，則可以把它分爲三個時期。讓我們用哲學三大法則之一的否定之否定律來呢吧！即是經

過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每一階段都有它底時代背景，任務和特徵的。肯定——我們定之爲戰前的救亡運動時期；否定——我們定之爲戰後的確立馬華文學的時期；否定之否定——我們定之爲爭取了獨立建國的愛國主義時期。而前兩個時期，差不多經過十二三年便實踐了一個階段，而目前的第三個時期即以爭取到獨立建國爲開始。

在第一個階段——肯定——裏，大約是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二年春日軍攻陷新加坡爲止。這一時期裏，馬華文學運動可謂十分熱烈的，參加這一時期的文學工作者幾乎有九十巴仙是中國來的文人，這是其中的一個特點。爲了方便敘述，我們又可以把這時期劃分爲兩個段落；即九一八國難時期與七七抗戰時期。

（一）九一八國難時期：這一段落大約經過了七年。這時期由於資本主義國際的週期性經濟大恐慌的影響，馬來亞甚至於整個南洋都陷入不景氣的狀態裏。而馬來亞一路來恃以自雄的膠錫業，幾乎全無出路，影響到百業蕭條，工人失業，各民族的生活都陷在痛苦的境地裏，華人更爲悲慘，於是殖民地政府有免費船票遣送失業華人回中國之舉。現在中國享有盛名的作家艾蕪，當時便以難民之一被遣送的。東方的日本，爲了解決它底經濟與政治危機，於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侵略中國東北部了。起初，華人社會呈現一片苦悶，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刺激了華人社會，展開了熱烈的救亡運動。

這一現實反映在馬華文學界上，起初它底工作也是沉

悶的，無力的，但後來又跟着救亡運動而高漲了。由於這時馬華文學正像生下不久的嬰兒，開始牙牙學語一般。它不像中國新文學運動那樣一開頭便高舉文學革命的大旗，爲提倡白話文而鬥爭。而且中國是在「蘊久必發」的環境下，有着不少進步文人來支持，所以，成績自然是優越的。而我們則處在殖民地社會下，舞文弄墨簡直爲人所不屑爲，但到底還是有不少的收穫。爲了反映這個不景氣社會，當時有一家雜誌發出徵文，題目是「失業者的自述」，應徵的文友甚多，得到首獎的是一篇組織嚴密的短文。內容敘說那失業者到處找工作都碰壁，後來到了海濱想自殺，作者不勝感慨地說，自殺者所以喜歡投海，大概覺得海是無私的，同情弱者的。這篇作品，實有艾蕪寫「南行記」那種風味，可說是能够反映現實的。

這時南來的作家已很不少，知名的有許傑，馬寧，林參天，丘家珍，陳如舊，丘康，鐵抗，王哥空，李潤湖，吳天，文翔，英浪，孟嘗等等，而本地的有梨渦，軍笳等等。至于艾蕪，則是以流浪者的身份經過這裏的。他們所寫的大抵是小說，散文，雜文，理論，木刻這幾方面，而一般來說，水準都是甚高的。爲什麼呢？一方面他們多是學有所自，另一面中國的文學雜誌與書籍源源供應，所以它是有着相當的成績的。活動的範圍，一般是靠報紙的副刊，和一些文藝性的雜誌，如「今代」，「文化叢報」，「星島週報」等等，專集有林參天在中國印的「濃烟」，許傑的「椰子與榴槤」外，則要算王哥空在本地出的「麵包及其他」了。雖然薄薄幾十頁，但寫的都是勞苦大眾的

生活，是第一本反映現實的作品。當然技巧的幼稚是難免的了。這一羣雖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由於受過新思潮的洗禮，大多是能够擁抱真理的，他們的作品，大體上是健康的。其中尤以吳天的戲劇，許傑，鐵抗的小說，文翔，丘家珍的理論，孟嘗，李潤湖的散文，梨渦，陳如舊的雜文等等，都是十分成熟的。而吳天，曾經組織過「業餘話劇社」，培養過不少戲劇人才，亦曾隆重地公演過「日出」，我們可以說他是馬華戲劇運動的奠基者。此外，據馬寧「椰風蕉雨」所載，當時還有一個「藝術聯盟」之類的組織。但我要着重地指出：當中國發生了「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大論戰的時候，當地的文運也受到影響。有人發表過意見，其中以文翔的「我們筆尖的動向」一文，指出我們所要實踐的內容，提供較實際的意見。還有，當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逝世時，這裏第一次出過特輯來紀念他了。

從上述幾點看來，這初期的馬華文學底嬰孩，在這熱帶的土地裏確乎帶有點早熟性的。然而，這個早熟性並非偶然，乃由於文學工作者多由中國南來的緣故。他們挾帶着相當成熟的寫作技巧來豐富馬華文壇，為馬華文壇而服務。這種開拓者功勞，是不可磨滅的。自然，這時期馬華文學界是很散漫的，沒有一個中心的組織，有之，便是那些帮派小集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幸而這些小集團沒有妨礙馬華文學的發展，大家都在同一目標下去實踐着。

（二）七七事變後的抗戰時期：這一時期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到一九四二年春日軍攻陷馬

來亞爲止，大約是五年。但這短暫的五年中，馬華社會已起着急激的變化了。日本法西斯爲了遂其獨吞中國的野心，九一八事變後，竟然明目張胆，警告列強不得染指中國，再蠶食熱河等地還不够，接着發動蘆溝橋事變。而中國，也由救亡運動推進到抗敵運動，分裂的內部也得以聯合一致對外。在這新形勢下的馬華社會又有什麼表現呢？一向被譽爲「革命之母」的華僑——尤其是馬華，無疑地是有着更積極地愛國的表現的。於是出錢出力，抵制日貨，鋤奸等工作幹得轟轟烈烈，而且，還有「精神總動員」的宣傳工作，這些都能深入各階層中。說來這種愛國主義的實踐，似乎單單是爲了中國，其實它也刺激了當地爭取獨立的自覺運動。由此也可証明，馬華社會的一舉手一投足，對當地的獨立運動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在這一新的形勢下，馬華文學界又有什麼來反應呢？有的。不但有，而且取得了空前的劇烈的發展。要是說作爲中國文學附庸的馬華文學，能够蔚成大國的話，應該就是在這時期開始。爲什麼會有這等飛躍性的發展呢？是否在當地培養了很多新血？也不見得，最主要是文人大批的南來，他們負起了宣傳的責任，所以便直接影響馬華文壇了。南來的計有：郁達夫，金丁，張一倩，巴人，楊騷，陳殘雲，上官彥等等，可謂盛況一時，創作水準，提高甚多。就中以郁達夫影響力最大，他本來在福州作事，被請來這裏做文藝副刊編輯，他雖沒有再寫什麼，但他却成了青年寫作者的偶像，大家都以能「親領教益」爲榮，幾乎把他奉爲「聖旨」。我對此並非有所反對，作爲頹廢派大

師的郁氏，他底私生活還是醇酒女人那一套。他寫過一對聯是：「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就給那些有同嗜的人所讚絕。撇開這筆不談，郁氏確曾指導過不少文藝青年，以老輩的態度來愛護他們，沒有擺什麼架子。有一回，青年詩人拉因逝世，他也親臨送殯。然而，他就受過一下悶棒，那是黃耶魯以「作家呢還是戰士」為題，揶揄過他一番，使他難堪。但郁氏可說是為馬華文學而犧牲了，當日寇大軍壓境的時候，他是「文工團」的副主席，後來在印尼為日本憲兵部所殺。上官彥（即韋暈）以其新的創作風格君臨馬華文壇，以「非英雄史略」，「小鬼頭孫三」等吃香一時。張一倩也以它「一個日本女間諜」受人注目。至於巴人的雜文，陳殘雲的新詩更不在話下。本地的青年作家，也有優良的表現，如梅秀的雜文，文之流（即苗秀）的小說，大可和他們並駕齊驅了。至於鐵抗的「試煉時代」和吳天的獨幕劇創作，皆是那時的大收穫。靜海，椰青，戴戈壁等人的詩，都是傑出一時的。

不幸的是，這時依然沒有一個中心的組織。在中國，已因抗戰而促使作家大團結了。這裏却分成兩個堡壘，即以郁達夫鐵抗為首的「晨星派」，與張楚琨金丁為首的「獅聲派」遙遙相對。前者發動過「文藝通訊員運動」，和號召寫「馬來亞的一日」；後者則每星期召開「文學座談會」，討論通俗文學及其他問題。他們雖是分道揚鑣，但却是殊途同歸的。他們並非思想上相對立，只不過幫派觀念濃厚之故。當然，免不了有些小人由於「奔走權勢之門」，以致造謠生事的。此外，還有一個純粹是詩人的組

織，就是「吼社」。這「吼社」設在新加坡，每週都召開座談會，和在商報出詩專號，實是別樹一幟，也說明了當年詩運怎樣蓬勃，會員計有白荻，劉思，呢喃，以多，梅秀，鐵馬，林聲，拉因等等。上述這幾種組織和活動，在馬華文學史上，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關於馬來亞被侵略時，所組織的「文工團」，已是屬於全文化界的一個抗日團體了，這裏不贅。

一般來說，馬華文學界的活動地盤，是在於幾家大報的副刊上，綜合性的「南洋週刊」，也是一個活動的場所，裏面登了無數的文藝理論，小說，詩歌，劇本，散文等，起了很大的作用。專著方面，則有鐵抗的「船長」，和他編的「文藝長城」，不過，這都是在中國印刷的了。還有，拉因的友好們，爲他搜集遺作，出了一本詩集來紀念他。

總而言之，這個肯定時期的馬華文學活動，大體上，是趕得上時代要求的，尤其是後半部，它顯得更加豐富與精彩，它不愧爲思想運動的尖兵。而且，我們可以堅決地說一句，馬華文學界一向是採取現實主義的路線而實踐的，其他各種不合時宜的主義的作風無法在這裏生長。記得有人寫過一篇「文學機械論」罵中國新興文學是××文學的應聲蟲，立即就給人批駁了。也有人寫過「文藝的憂鬱性」，也爲人所指斥了。這種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反動思想，是無法取得生長的根據與條件的。更有人（金丁）說中國「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論爭是多餘是無聊，企圖取消論爭底現實意義和價值，也給

我加以批判了。（見一九三八年馬華思想運動一文）但是，馬華文學批評上有沒有意氣用事呢？也是有的。在早期，梨渦以犀利的雜文筆鋒和陳如舊互相諷刺，完全是幫派觀念在作祟。黃耶魯之揶揄郁達夫，與吳天諷刺金丁是逃難作家，這二者同樣是說對方逃避現實，大有非問罪不可之慨，這都是意氣用事的。因為郁達夫與金丁，確曾為馬華文學做過不少事情，怎能把他一筆抹殺呢？還有。是張曉光對「試練時代」的批評，引起一場無須有的筆戰，一個自比其作品是「鐵流」，一個說他的東西是脫離現實，各走極端，毫無結果。接下來有文翔對吳天的「傷兵醫院」的批評，大意對這些不是取材于當地現實的作品有所指責，于是產生了文藝作品的地方性問題。這一問題切合現實，較有意義，可說是開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先河，文藝批評的另一壞傾向就是朋友主義，凡朋友的東西都是好的，加以吹捧，否則，便是壞的，要不得。這種態度是強烈的邦派觀念的表現，時至今日，還有人在玩這朋友主義的魔術，搞小圈子。不過，那時上官彥和我，另外，有人對通俗文學運動批評，說他們是「媚俗」。本是個很實際的問題，都給對方格殺勿論。但是，也曾指出過這朋友主義的流弊了。要建立嚴肅的正確的文藝批評真是談何容易！但正確的文藝批評到底是有的，也做到「差強人意」的地步。

這一時期的文藝活動，除了幾個大報的副刊外，便是那些綜合性刊物的版位。不過，這情形比今天進步得多了，那時每家副刊每天最少也大半張版位，已足夠我們去

發表創作了。馬華文學界曾取得了殖民地政府的默許，在相當自由的環境下來討論種種文學問題，哲學問題，新啓蒙運動問題。這些表現，不能不說是馬華文學最大的特色。馬華文學就在這個情況下，立即發展了光輝與燦爛的成績。尚有一點要指出，就是戲劇的理論，創作與演出，都有極好的表現。那金山，王瑩主持的「中國劇團」的南來，也曾刺激了當地劇運的。這十多年來的第一階段的馬華文學活動，就一直到了日軍攻陷新加坡為止。此後，三年多的日本法西斯統治裏，文學活動便停頓起來。

第二階段——否定——時期，即從一九四五馬來亞獨立的前夕，所經歷的時間和上一階段的差不多，然而這一階段的歷史實踐，顯然和上述有了極大的分別了。在這裏也可分為兩個段落來敘述：

（一）從光復到一九四九年緊急法令頒佈後的活躍期。這一段不過四五年吧了，但它和以後的發展已有很大的差別。而且，是決定以後的發展路向的。爲了迎接這個光復後的「人民時代」，馬華文學界也表現得極其多采多姿了。首先，就有了幾個純文藝刊物（如南方文藝，赤道文陣）出現。雖然，這些刊物的生命都是短暫的，却已喊出了馬華寫作者的心聲。那些大報的副刊也恢復了，頓形熱鬧起來。在這新形勢的反映下，馬華文學界感到過去散漫的不是，於是馬上便有了「寫作人協會」的組織，雖則這協會並非純是文藝工作者，但大多數是搞文藝的則無疑，並且以文協的名義出過幾十期的專刊。借報館版位出專刊的，以這個爲最長，起過一定的作用。接下來便有純

粹的組織，那便是「文藝協會」的了。這「文協」也在南僑日報出過很多期的「文藝」，質量比較高，成員也比較多。據說是獲得當局豁免註冊的，不幸緊急法令來了，該會主持人也走了，于是「文協」無形中停頓了，委實令人感到可惜。

爲什麼稱這爲人民時代呢？爲什麼有這種重大的發展？這不是偶然的，當最後日本法西斯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民的力量明顯地表現出來了，於是美國的政治家也承認這二十世紀是人民的世紀；這時代正是人民的時代。而馬來亞各民族的人民，在日本鐵蹄下經過三年多的血的教訓也醒悟過來了。在同一目標下爲和平自由幸福而鬥爭着。所以，馬華文學界也以嶄新的姿態而活動的。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在日治時代，馬華作家已付出了他們底血債，郁達夫被殺了，鐵抗被檢失踪了，王君實被迫自殺了……還有，被迫逃亡的也不少。這是說，他們用血來爲馬華文學鋪路的，用血來寫下馬華文學的歷史的。

這時候，南來的文人也是不少的，有劇作家夏衍，馬寧，米軍，韓萌，丁家瑞，白塔，白寒等等，他們都盡了促進馬華文學運動的任務。而本地也培養了不少新血，使創作水準大大提高，有些地方趕上中國的水準。新人鐵戈，他的詩就和田間一樣，明快，活躍，是馬來亞的田間。苗秀與韋暈的小說，活潑清新，創立了自己的藝術風格。此外，筆奴與宋千金的什文，普洛與左丁的詩，韓萌，米軍，金枝芝的小說，白寒，西樵的論文；白塔，史汀，漂青的散文，都是有名于時的。杜邊，王秋田的劇運

工作是繼承了吳天的崗位實踐下去的，「陞官圖」的演出，亦能哄動一時。惟那時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底論戰便是「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的辯論，前者主張我們是僑民，我們的文藝便是中國的一支，我們要跟着中國文藝跑，中國文藝的路線便是我們的路線。後者主張馬華文學自有其道路，並不同于中國，雖然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但並不能取消了它底實踐的範圍。要是馬華文學只跟着中國跑，那麼，將是死的，沒有前途的，正如中國文學並不等于蘇聯文學一樣。何況，馬華文學界有自己所要寫的題材，有自己所要發掘與創造的典型人物與典型事件，有着自己所要負擔的時代任務，有着自己所要教育與宣傳的範圍和對象，所以，馬華文學自有其前途的。換句話說，馬華文學是作為馬來亞文學的一主要構成部份而實踐的，它不是中國文學的翻板或中國文學的代理人。這一問題論爭底重要性是空前的，最有價值的，它擺脫了附庸中國的狀態，而走上光明的坦途。拋棄那種「等因奉此」的精神，而積極地參與現實的鬥爭。這一論爭引起中國名家（如郭沫若）的注意了，他們都認為馬華文藝應該走上自己的歷史的道路。而且，這一論爭就成了十年後的今日底預言：華人須效忠馬來亞。對的，馬華文學界早十年就實踐了這一點，而且具體地提出來和正確地解決了。那些短視的政客們，應該注意這一歷史現實，不要以為有個「華」字就不是效忠當地。正如建立馬來亞新文化，是從各民族優秀文化綜合中得出來底，而不是單獨提倡某一民族文化，去壓抑其他各民族文化的，要是這樣獨斷獨行，正走入狹義的民族

主義的道路，是不公平與不正確的。建立馬來亞文學也是這個道理。所以，「馬華文藝獨特性」問題的提出和確立，是有其存在根據底：一，它是以各民族生活為寫作題材的；二，它是以發掘和創造各民族人物典型為目的底；三，它是創造新的民族形式和藝術風格為依歸的；四，它是以推動各民族社會向上發展為職志的。所以，這一回論戰是積極地強調了馬華文藝獨特性底內容，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也就是馬華文學走上自力更生的第一步。

這一時期最受大家注目的是若明在民聲報連載的速寫，他刻劃了抗日軍的森林生活，得到大家的讚美與批評。印成專集的有金丁的「在三星旗下」，描寫抗日部隊的生活的，是本美妙的記述文。鐵戈的詩集「在旗下」，是以新興階層底立場與嶄新的藝術風格去創作，是馬華詩壇上最有價值的收穫。還有杜邊的劇本「明天的太陽」與丘天的小說「復仇」底出版，馬華作家，已開始注意到出版專集上了。

（二）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七年是沉寂期。由于政治的原故，很不幸地影響到馬華文學界，使它成了大退潮期。一家大報被封了，其他也嚇得把文藝版位縮小了，甚至取消了，有些編輯居然聲明不能登載罵人的文章（即雜文）了，或別出心裁地聲稱只登青年習作的東西了，於是乎天下太平，萬事如意了。但是不能否認，一般來說情緒降低了，有些部門反而落後了。這因緊急法令頒佈後，很多作家返回中國了。這文壇越來越狹小，越來越寂寞，只剩下新人來耕耘了。同時，由于政治的理由，中國的文藝

書報不能輕易進來了，因此文藝青年無所借鏡，感到痛苦，彷徨了。另一面港派文人也乘機南下掘金了，他們大寫其黃色的和準灰色的東西，使文壇蒙上了一層可怕的陰影。他們還大出其書，表面看來更加繁榮了，實則，他們的東西沒有幾個人要看的。這裏的青年雖屬幼稚，可也不是傻子，他們多已另謀發展了，出版雜誌或集子，作為補救了。

為着當局嚴禁中國文藝書報入口之故，一方面固然使馬華文壇不利，另一面也刺激了馬華文學界自出書籍的決心，以解救半數人口缺乏精神糧食的痛苦。于是，報館書局方面，有編印叢書的計劃，私人方面也各自出版小冊子和雜誌。出書的有苗秀，姚紫，絮絮，韋暈，謝克，苗芒，李汝琳，貂問湄，于沫我，杜紅，鍾祺，雲里風等等。雜誌則有文藝報，荒地，人間，人間，耕耘，生活文叢，滙流等等。這些，都是與港派文人有別的。這一現實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馬華文運無論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下，依然是要向前進的求發展的，而且，也說明了馬華文運有一批矢志不渝的幹部在苦鬥着。大量的出版專集和雜誌，是這一期裏的特色。

第二個特點是內容和創作水平，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小說方面的寫作題材，各階層生活都被注意到了，並且寫得更加深入，具體。從短篇到中篇，從中篇到長篇，已經陸續出現了，這証明了作者們的寫作魄力逐漸提高，而寫作技巧，有些也顯得非常突出，鍊成了自己所特有的藝術風格了。詩歌和散文方面，也比從前跨進了一步。

第三個特點是作者本身，多是本地出身，是本地所培養出來的。從前的文藝工作者，九十五巴仙是中國來的，現在這個比數已經到了相反的地步了，這就是一個最好的現象。馬華文學的歷史已有三十年，這三十年的過程中不斷地培養出當地的作家，來爲文運而工作，並且是逐漸增多，又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我一路來就這樣相信着：只有本地作者才能瞭解本地的題材，只有本地作者才能正確地認識本地事物的本質，只有本地作者才能和本地的生活打成一片，只有本地的作者才能透澈地瞭解本地人物底個性，掌握着它，進而創造出典型人物來。舉個例來說吧，小說家兼文藝批評家巴人，可謂素負盛名的了，他在這裏也有相當時候了，但是，却寫不出一篇像樣的小說。金丁和其他的作者都是一樣，身居這裏，而不瞭解這裏，所寫的都是中國的題材，甚至寫這裏的，也只是浮光掠影。由此可見要能澈底地掌握題材，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我相信，再經過時日的洗鍊，我們的作家一定能够全面地周密地去處理題材，以嶄新的藝術風格去創造出偉大作品來的。

綜上所述，有了那些特點，使我們欣喜，快慰，但有些部門却顯得十分落後，比如雜文，自從一些編輯怕事，宣佈不登這些「罵人」的文章以來，雜文就幾乎絕了跡，即使有一點，也不是什麼針砭時弊的了，批評方面，那更差了，可謂絕無僅有！就算有，也不過盲吹瞎罵，毫無價值，這因愛好批評的人，缺乏了多方面的修養，沒有掌握「批判底武器」，妄作解人，以致貽笑大方的。還有，戲

劇方面，雖然創作與演出皆有，但仔細檢討一下，還比不上杜邊時期那樣熱烈，仍須繼續努力。此外，我們曾經有過一個「文藝寫作者協會」的組織，不幸因主持人被捕了，這個會也無形中解散了。

第三個階段——否定之否定時期。即是從宣佈獨立起，一路發展下去，都屬於這個時期。為什麼我定之為否定之否定時期呢？因為整個馬來亞已從殖民地步上獨立建國的時期，整個制度，有所改變，隨着這個新形勢底來臨，我們的文學運動也應該踏上一個新的階段，藉以配合客觀形勢的發展而發展。那末，我們今後底目標又是什麼呢？前些時有人提出了愛國主義的口號，我認為在目前是最適切不過的，因為我們既已建立了一個國家，自然我們底文學任務是發揚各民族的愛國主義的精神，來維護我們這個美麗的前程無量的新國家，但以前的論客們對這愛國主義的內容沒有闡述清楚，現在，讓我來加以擬定它底任務和特徵吧。

（一）愛國主義文學是發揚各民族各階層一致愛護這新馬來亞國家的文學。——這個新國家裏，包括了中巫印英及願意作這裏子民的各民族人民。除了原住民巫人外。其餘都是外來的，就中以中印兩大民族寄居較久，和當地社會發生了不可分開的關係。以我們華人來說吧，我們老早就把它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了，可知華人是多麼地熱愛馬來亞土地了，既要選擇一個國籍，則我們以這裏為我們的唯一故鄉了。因為我們的先人都是跋涉千里而來，為了開墾這美麗的馬來亞，流下了最後一滴血和汗而建成

的，後代的我們也本着先人的精神，熱愛這個國家了。印人也有和華人相似的情形。只有西方人很少生根在這裏，他們大抵幹了幾年便回到西方去，不過，我們是主張歡迎任何一個僑民作這裏的國民的，只要是奉公守法愛護這個國家便成了。所以，愛國主義文學的第一個任務便是發揚各民族各階層一致愛護新馬來亞國家的文學。——這是它實踐底第一原則。

（二）愛國主義文學是團結各民族各階層和平共處的文學。——由于這個馬來亞國家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而且各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觀念又是那麼的複雜與分歧，一不小心，就會發生誤會與衝突，所以我們應該在各民族間推行謙虛，禮讓，信義，容忍的德行，以便促進各民族間的統一，能够做到這一點，則狹義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就會被揚棄了，民族之間的隔膜也可打破了。所以，我們的文學活動，就要注重發揚各方面的美德，教育人民消滅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遺毒，使彼此之間能够和平共處，成爲一家人般。所以，愛國主義文學的第二個任務便是團結各民族各階層和平共處的文學。——這是它實踐底第二個原則。

（三）愛國主義文學是團結各民族各階層的反侵略反壓迫的文學。——我們這個新興的國家，是東南亞國家的一環，而且，又處在東南亞的中心，在經濟上，在國防上，在地理上，在文化上，對東南亞各國影响甚大。我們是處于心臟地帶，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得小心翼翼地應付這個國際關係，同時我們又是愛好和平與自由的民族，我們爲了要自由，所以要求宗主國給我們獨立；我們

要和平，所以很順利地和諧地爭取到建國的目的。我們要發揮我們愛好自由與和平的本性，所以要反對任何外力的侵犯與內在的任何不平的壓迫。我們的文學活動便要發揚這方面的精神，使之成為東南亞的模範國家。這完全是基于人道主義的立場的。所以，愛國主義文學的第三個任務便是團結各民族各階層的反侵略反壓迫的文學——這是它實踐底第三個原則。

（四）愛國主義文學是建立馬來亞新文化的文學。——建立馬來亞新文化這個口號，近來已經喊得震天價響了，不過，一種能為各民族樂於接受的文化，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成的，因為這不是魔術師變戲法，再來，這種工作是艱巨的，影響重大的，該仔細研究才可，否則，將會「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我們認為，在這多元民族的國家裏，各民族本身都與生俱來地存在着原有的民族文化，我們也承認，各民族文化是各有其優點或缺點的。而文化又是保存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根據，所以，那一種文化適合那一種民族，已有其長期生活習慣的結果，勉強不來的。因此要建立馬來亞新文化，使它成為各民族生活所需的，必須把各民族文化中的優點，精華，加以吸收，去其糟粕，建立起適合民族的新文化。然而，這個建立期就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日。那麼，這一艱巨的工程地完成，無疑地在我們馬華文學界上是責無旁貸的。所以，愛國主義文學的第四個任務便是建立起馬來亞新文化的文學。——這是它實踐底第四個原則。

上述這四大原則，便是現階段馬華文學運動所要實踐

的工作，客觀現實所賦予的任務，又是多麼艱巨呢！它底工作又是多麼繁重呢！爲了我們的國家，爲了我們的後代，我們是非常樂意負擔這個歷史使命的。

三：怎樣展開馬華文學運動

從上述的馬華文學之史的回顧裏，我們可以知道，目前馬華文學界工作得太散漫了，沒有作一個系統的有計劃的展開，在這新形勢裏，如此消沉，實在令人駭異的。時到今日，我們還沒有一個純粹的文藝副刊，沒有一個純粹的文藝刊物，這是多麼難堪呢！雖然，在這新年代裏，我們有了新馬文藝叢書，南方文叢，朝花文藝書等的出版，但要應付廣大的人民精神生活的要求，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須要更多的叢書和刊物。

爲了配合客觀現實的發展，我們底文學運動有着下列幾項急迫的工作：

（一）立即組織文藝團體。我們知道馬華文學運動發展到某一階段，便有文藝團體的產生，而有系統地指揮工作。目前雖有了一個作家協會的組織，很明顯這是不夠的，我們須要組織更多的文藝團體，來配合現實的要求，諸如文藝青年會，文學研究會，戲劇研究會，詩歌研究會等等。我們都可以集合志同道合的人去組織的，甚至我們在每個城市組織起來。至於成員，我們無須觀察他有否創作或水準如何，只要是愛好文藝或研究文藝的讀者，就是基本的成員，只有在這樣集思廣益，衆力扶持之下方能幹出事情來的。我們這樣呼請，只要大家走上文藝大道的

話，則我們的力量，不是薄弱的了。

（二）召開座談會。我們有了一個組織，那我們便可以經常舉行座談會，來研究創作方法，或欣賞文藝作品。這樣作集體有系統的研究，一則可以克服個人的偏見，二則可以一致提高大家的文學水準，這樣的集會是有益於身心不過的。

（三）出版定期的文藝刊物。月刊或半月刊，份量多或寡，看實際要求和主觀力量如何而定。戰前有一「新路」雜誌，每期出版十六頁，剛剛一張新聞紙摺成，不用裝釘，簡單之極，我們也不妨出這類小型的刊物。以前，在惡劣的環境裏我們還能夠出版文藝刊物，現在新的環境裏反為不能出版，這未免太笑話了。何況，我們的文化水準日日提高，愛好文藝的青年愈來愈多，更須要有一個長久的定期的文藝刊物，來灌輸精神食糧的。

（四）出版文藝副刊。我們要求報館恢復文藝副刊，過去報館之所以取消文藝副刊，第一怕惹事，第二受某方面的壓力。現在，是生活在新的環境裏，應該革去以前那種畏縮苟且的態度，立即恢復文藝副刊。要是一個輿論機關連一個像樣的副刊也沒有，是不能滿足讀者要求的，而且，又是殖民地時代的表現。我要大聲向報館呼籲：立即恢復文藝副刊！因為你們這種態度，簡直是對當局一個莫大的諷刺！

（五）開文藝晚會。我們為了加強反黃，必須提倡健康的娛樂，則這類文藝晚會，就有經常召開的必要了。我們在晚會上，可以朗誦詩歌和小說，表現一些簡單的獨幕

劇，或只誦讀劇本。這種集會簡單易舉，而收效却甚大。

（六）鼓勵讀者學習寫作。爲了加強我們底文學運動的力量和活動，我們須要鼓勵讀者去學習寫作的。單靠一些作家去創作，他們生活在一個範圍裏，見聞有限，久而久之，便會起創作荒的。而且，廣大的讀者羣，他們生活在各個角落裏，或有着豐富的人生經驗，爲作家所不知的，于是，他正好出來寫下這段歷史現實。所以，我們應該呼請廣大的讀者羣學習創作。

（七）呼籲青年們多多閱讀文藝，愛好文藝。我們呼請學生們，工人們，店員們，婦女們，擁抱着文藝，愛好文藝，因爲文藝並不是消遣品，文藝底教育意義是至深且厚的。而且我們閱讀文藝作品，能幫助我們認識人生，瞭解人生。一篇好文章，便是某一血淋淋的現實底反映；一篇好作品，便是某一慘澹人生的記錄。讓我們向文藝進軍，大進軍！

四：結語

在現在，馬華文學運動已經踏上一個新的里程，迎接着一個新的年代底時候，不幸的是，文藝界裏還有存在各自爲政的陋習，沒有團結一致，這是非常遺憾的。然而，漫罵是解決不了事情的，只不過顯出自己底小氣吧了。文藝，是誰都可以擁抱，文藝工作，是誰都可以參加的，只要我們以嚴肅的態度去對待它，是誰也不能阻撓我們去做的。

親愛的文藝同道們：在現階段的愛國主義底實踐下，

我們須要集合大家的力量來創造出偉績來，讓我們把小布爾喬亞底氣質拋掉吧！爲了人民，爲了發揚馬華文學運動的優秀傳統，讓我們理智地處理一切吧。

一九五九，九，廿一，於星郊之未明樓。



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

一、問題底提出

不久之前，南大中語會召開的馬華文藝座談會上，有人談及「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問題，但又「語焉不詳」，現在創作社主持人要我在這命題上說話，說是一般文藝青年所渴求瞭解的一個問題，然而，在這「文獻不足徵也」的現在，實使人躊躇；何況，我在「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一文裏已用了相當字數提及，再說下去，也有點累贅之嫌了。不過，這問題底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如果對它不瞭解，則對馬華文藝本質及其前途也會生出錯覺的。那麼，這一篇東西就作為上文底補充。

為什麼馬華文藝會有獨特性底問題發生呢？要是我們再進一步的問：為什麼中國文藝界沒有「中國文藝獨特性」底問題的提出與討論呢？則我們就可以明白，這個問題底提出並不是偶然，而是有其歷史根源與歷史要求的。正如我們在這裏不必多談中國文藝界那回「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論爭一樣。我曾經一再強調，馬華文藝並不是等於中國文藝，我們承認起初馬華文藝是中國文藝的一支流而工作而實踐的，但後來馬華文藝在新的形勢昭示下已擺脫了附庸狀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換句話說，馬華文藝是脫胎於中國文藝，而得到自己

底新生命與新前途。當然，馬華文藝也好，馬來亞文學也好，都是世界文學底一部份，所謂殊途同歸便是這個道理。現在就有人死命把馬來亞拔離地球，歷史將証明，這些不過是羣醜在作着狂舞而已。

說馬華文藝就是中國文藝，這是一種侮辱，無知，或故意誣衊；正如說馬來文藝就是印尼文藝也是一樣的是一種侮辱，無知，與故意誣衊的。這不是我們吹噓與誇大馬華文藝，而是要正確地對待馬華文藝，認識其本質與實踐路向的。否則，我們就不知馬華文藝為何物，甚至于會使馬華文藝落入幫閑與幫兇底淵藪了。

同時，我們還要知道，所謂「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問題，是因「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底論爭而產生的。即是說沒有這場論爭，則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問題也就無從出現。所以，這問題在當年就很自然地產生出來與明顯地正確地肯定着的。所可惜的是當年沒有更詳細地具體地討論它，大概那時大家都以為馬華文藝既然不是僑民文藝，則馬華文藝本質自有其獨特性是不容置疑的了。而且，我在「年代和青春論」一文肯定地說過，馬華文藝雖受到種種的打擊與陷害，但不會被消滅的。除非整個華人社會被剷除！這是說馬華文藝在華人社會中根深蒂固了的。

二、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底歷史 背景、意義和內容

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底論爭是發生於一九四八年初，距今已有十二年了，在馬華文藝界史上，也曾發生過不少

論爭，諸如戰前的南洋文學口號問題，朋友主義問題，作家與戰士問題，作家逃難問題，戲劇演出問題等等，其中雖夾有一些意氣用事，但不能否認具有着歷史的意義。然而，在那麼多次的論爭中却以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底論爭爲最重要，因爲它是確定了馬華文藝怎樣跑的問題；換句說話，這次論爭闡明了馬華文藝的本質和動向，這是一場非常及時的論爭，因爲接着而來的是全馬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別說討論什麼問題，整個文壇已成了逆流情況，文藝副刊愈縮愈小，戰友報，民聲報被封閉了，南僑日報也自動關門。文藝運動呈現低潮與沉寂。

要明白那場論爭底重要性，首先要知道馬華文藝是以什麼姿態出現於世界，這三十年來的馬華文藝活動，有大半時期是以僑民文藝的姿態出現的。所謂僑民文藝亦即移民文藝，它是隨着華僑移殖南洋而生下根的，當時華人只以寄居的姿態生活在南洋，則文藝活動自然亦只限于僑民文藝底性質了。歷史是發展的，時間是向前的，百多年來華人在各地區中辛勤墾殖，繁榮南洋，也從此深深地熱愛這土地，意識上已有作爲永久家鄉的念頭，也就是說華僑已經不能和當地分開，要永遠做當地人民了。當然這種思想的產生是有其根據的，就是由物質生活的經濟基礎而造成的，決定的。試看華人的生活習慣在某些地區完全和土人一樣，與或多或少的改變，都可看出華人是誠心做個當地人民的，那麼，華人既早已要做當地人，則文藝自不能永遠成爲僑民文藝也是很顯明易見的了。要不然這僑民文藝和我們要做當地人的思維與生活，就完全矛盾，不能統

一了。僑民文藝既與華人的精神生活與要求脫離，它不消說是會滅亡的。

就以馬來亞來說，既然非僑民意識早就在華人社會中產生，為何這場論爭不在戰前（日本侵馬）而在戰後呢？這由于三年零八個月日本法西斯的殘暴統治，作為三大民族之一的華人社會，在人口上，經濟上，文化上，都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壞與摧殘。然而，在華族與日本法西斯正面周旋中，實在覺醒了當地各民族的。于是各民族的利益，目標與要求都是一致的，就是要生活要自由。這一現實反映在華族本身上，就有爭取公民權的等等具體表現；換句話說，華人要做本地人，要求合法的保障與生存權利。這樣一來，僑民思想已不合時宜，僑民文藝的揚棄也是理所必然的了。僑民文藝已盡了它底歷史任務，由馬華文藝取而代之了。所以我們的文藝起初是僑民文藝，現在則是馬華文藝，兩者的涵義完全不同。正如我們以前屬於僑居，現在則是當地公民一份子。

在三十年來的馬華文藝發展過程中，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是以僑民文藝的姿態出現的，也就是說它是作為中國文藝的一支流而受中國文藝的直接影響。如果沒有中國文藝的哺養與栽培，則馬華文藝是不能生長與壯大的。然而，並非忘本，在它長大中，客觀現實已急激轉變，有了新的要求與任務要它負擔了。誰都知道，文藝已不是消遣品，而是反映現實，暴露現實的，要是我們的文藝拿來反映幾千里遠的中國，那簡直是多餘無謂的。然則僑民文藝在馬華文藝發展過程中沒有什麼作用麼？不，它

的作用大得很，要是否認這一層，則等于抹殺一切；同時，馬華文藝史也變成抽空，無從說起。所以，我們無須諱言僑民文藝底貢獻與成就，但當它完成自己底歷史任務時，它的作用也告結束，如果堅持下去，也會成為反動的了。

現在，我們談到那次論爭之前，先追溯在一九四二年前馬華思想界文藝界底表現吧。我前面說過這時期是僑民文藝時期，然而，其中馬華思想界已經開始揚棄這種僑民意識了。這一表現在馬華新啓蒙運動上，在一九三六年中日戰爭的前夕，以陳伯達爲首的中國思想界發起了中國新啓蒙運動的辯論，揭發了「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的口號，規定了新啓蒙運動的四大原則。敏感的馬華思想界立即起了反响，在一九三八年的「南洋週刊」與獅聲副刊就陸續出現過有關新啓蒙運動的文章，然而，他們的理論還是「等因奉此」式把中國思想界的結論搬演過來，尤以黃石在「南洋週刊」第二期所寫的爲甚，他以爲可以依樣畫葫蘆。接下來有李潤湖以「新啓蒙運動的認識」亦只覆述一番，毫無創見。之後，我在第八期裏發表一篇「泛論新啓蒙運動」，那時中日已發生戰爭，我認爲中國新啓蒙運動的四大實踐原則應該有所修改，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同時對馬華啓蒙運動史也作了一番探索，我用否定之否定律來說明馬華啓蒙運動史的發展，即：辛亥革命時期——肯定，九一八國難時期——否定，七七抗戰時期——否定之否定。用否定之否定律來劃分歷史底發展，並不是我發明的，何幹之在「近代中國啓蒙運動史」一書裏就應用了否

定之否定律。然而這種劃分並非隨便裝置的，我們要知道一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到完成否定之否定的階段，是會得到最高的綜合，那麼以後又是怎樣的發展呢？便要來個新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了，它就要有新的質量與新的實踐了。根據上述的劃分七七抗戰時期是否定之否定的階段，則抗戰勝利後——在馬來亞是光復——應該來個新的肯定了，當時我就寫道：『我認為馬華啓蒙運動向新的階段的發展，它決不只限于「華」了，而是包括了各民族的及馬華過去工作成果的綜合。因此，它有着愈廣泛的具體的內容與性質，所以我稱這回啓蒙運動是「馬來亞新啓蒙運動」』。接着我提出了它底實踐的四大原則，第四條是「新啓蒙運動是建立國際新文化運動：它不單是推進馬華新文化，而是推進各民族的文化；它是各民族文化單位的綜合，建立起國際新文化運動」。後來林崗與陳孕新都爲文響應，對中國的與馬華的新啓蒙運動的內容提出意見，揚棄過去那種「等因奉此」式的態度，這不能不說是馬華思想界的一個大進步。跟着還有所豈理的「展開啓蒙運動的具體方案」的發表。當時主要的文章有：

南洋商報獅聲副刊	我們筆尖的動向	文翔
南洋週刊第八期	泛論新啓蒙運動	以多
南洋週刊第十四期	馬華思想界及其路向	以多
南洋商報獅聲副刊	開展馬華新啓蒙運動 (二章十三則)	陳孕新
星洲日報晨星副刊	關於馬華新啓蒙運動的發展問題	林崗
南洋週刊廿七八兩期	一年來馬華思想運動 的回顧與展望	以多

文藝運動是思想運動的一部份。前者是根據後者所啓示的範圍而實踐的，而且，在這裏來說，思想運動往往走在政治運動的前頭，啓示政治運動的路向的。總之，一九三八年馬華思想界已經明確地指示了馬華文藝界應走的道路。同時，在文藝界裏，吳天寫了一個劇本「傷兵醫院」，是描寫中國抗戰後方的題材，便給文翔批評過，進而討論到創作地方性劇本的問題，這就是說我們要求作家注意創作當地的題材，而不應隔靴搔癢寫幾千里外的題材。這個要求是正確的，也爲揚棄僑民文藝的第一步工作。

我們還要知道當時馬華文藝界的創作情形，才明白爲什麼稱爲僑民文藝底時期。第一，那時中國全面展開抗日戰爭，作爲華僑的我們本着傳統的愛國精神，展開了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這工作不但對中國，同時也覺醒當地民族運動。因爲作爲南洋中樞的馬來亞，也是日本法西斯所要進攻的目標。第二，那時文藝工作者絕大多數是中國來的，對當地題材不熟悉，所以寫的大半是中國題材，如鐵抗的「試鍊時代」，「淺間丸船長」，吳天的「傷兵醫院」，金丁的「逃難」，張一倩的「一個日本女間諜」等等都是中國材料。自然，他們也有寫到當地題材的，如吳天的「沒有男子的戲劇」，鐵抗的「義賣」等。南來作家中能更注意發掘當地題材的有上官豸，金枝芒，而後者的長凡二萬餘言的小說「瑛瑛工」，是那時期文藝界最高的收穫。至于本地出生的寫作人爲數極少，他們既對中國隔膜，當然一百巴仙是寫本地題材了。所以那時馬華文藝界

未能全面去發掘當地題材，整個姿態還是屬於僑民文藝的。現在情形就相反了，當地出生的寫作人比量上佔了絕大多數，寫中國題材的也不再引起人們注意了；所以，一切南來的文藝工作者都脫下他們那僑民文藝的包袱，成爲一個忠于現實的作家。也就是說已創作馬來亞化了。

馬來亞光復後，馬華文藝工作者經過三年多的血的教訓，更注意到反映現實暴露現實這方面來。於是描寫抗日軍生活的文章也出現了，反映各社會角落的作品也陸續產生了，整個目標都朝着這方面走。那時南來的米軍韓萌等，起初還大寫其什麼「桂林大撤退」之類的東西，後來覺得沒有前途，也轉向到吸收當地題材了。首先，在理論上再強調的有一九四五年「南方文藝」一篇短評「文藝與地方性」，而且這刊物的內容全是寫當地現實的。如「古城里外」，「衝出了濃霧網」，「我來自東」等等都是，可謂光復後第一本馬華文藝的刊物。

但由于文藝工作者的意識形態並非統一，所以無形中就有了「僑民文藝派」與「馬華文藝派」底分別。「南僑日報」出版之後，僑民文藝的面目就完全表現了。發生論爭的原因並非寫中國題材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整個馬華文藝運動底路向問題，因爲僑民文藝派要把馬華文藝當作中國文藝的一支流，要跟着中國政治鬥爭而實踐，不問當地的情形如何。這也是「南僑日報」的基本態度，很不幸的和我們所要實踐的目標——反映現實暴露現實——相矛盾，於是就在一九四八年爆發了這場「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的大論爭。前者有洪絲絲，沙平，楊嘉，丁家

瑞，邵宗漢等等，後者有周容，西樵，以多，筆奴，于進等等；前者以南僑日報副刊及「風下週刊」，「現代週刊」作地盤，後者以「戰友報」及晨星副刊作堡壘，「民聲報」也發表過兩方面的東西。第一篇文章發難的是周容在「戰友報」發表的批評僑民文藝的東西，接下來是楊嘉的反擊。因為「戰友報」是小型的月刊，于是轉移到星洲日報副刊與南僑日報副刊的對陣了。在晨星副刊發表的主要作品有：

西樵：論僑民文藝，問題的開脫，論馬華文藝批評，再論馬華文藝批評等。

以多：論馬華文學運動，再論馬華文學運動，論馬華文藝諸問題，馬華文藝之史的發展，馬華劇運底動向等。

于進：馬華文藝獨特性等。

筆奴：讀書生本色等等。

至於僑民派的論文，我因手頭材料喪失，未能一一列舉。上面所列，不過是馬華派裏的一部份，自然還有其他的。而最主要的是本地文藝協會座談會的一個總結論，是刊登在南僑日報借給「文協」的「文藝」版位上。「文協」是由僑民派的汪金丁們所主持，所以一直沒有什麼表示，到後來由另外一批人召開座談會發表了長達萬多字的總結，表明該會對這場論爭的態度，其中也強調了馬華文藝獨特性這方面的。鬧了幾個月的論爭，至此告一段落。

至于那時期馬華文藝界的新人，最特出的是鐵戈與夏霖兩位，前者出了一本詩集「在旗下」，後者出了一本小說集「靜靜的彭亨河」，在風格上同樣是新穎的，內容上

同樣是充實的。西樵有過「論鐵戈底詩」與「論夏霖的小說」底批評，都登在晨星副刊上。和馬華文藝有關的有以多的「論吸收方言問題」，「愛華週報」有大生的「馬華文藝的發展」等。此外則有袁之園（即于沫我）以「作家，請不要幻想！」為題批評紺弩的「在新加坡登岸」，斥他為荒唐幻想。可見馬華文藝是儼然不可侵犯的了。總之，在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間是馬華文藝運動最活躍的時期，詩歌，小說，雜文，理論，散文等等都有甚大的收穫。馬華文藝有這等成績並不是偶然的，是在「蘊久必發」的情況下產生的，馬華文藝取得發展，也並非倖致的，是經過幾許鬥爭而成的。

三、馬華文藝獨特性底涵義及其歷史實踐

由于上述的「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底論爭，很自然地產生了「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問題，而且，是無須懷疑它有沒有「獨特性」的。要是沒有獨特性，則馬華文藝，就沒有特殊的內容，而馬華文藝也不成其為馬華文藝了，只能是僑民文藝罷了。正因為馬華文藝有其獨特性，所以雖受中國文藝的影響而產生也不等于中國文藝。那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涵義又有那些呢？大略有下列幾點：

第一，是關於整個文藝運動底實踐問題。誰都知道文藝是反映現實暴露現實的，那麼文藝工作者必然地是忠于現實的了，不然的話，他又怎能負擔起歷史賦予底使命呢？我們既肯定了這個大前提，我們便進一步承認每一個地區——以國家單位——的文藝就各有所分別。每一個地

區的文藝發展是有其時間性的長久與短暫底不同，又有其空間性的地方色彩底迥異，則每一個地區的文藝自有其應跑的道路了。我們要知道，文藝不是超然的，供玩賞的，它是具着深厚的教育意義的。作爲一個嚴肅的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他應該敢于直面慘澹的人生，去刻劃去暴露。那麼他寫出來的作品，便具着深厚的教育意義了。而且，他也是根據着客觀現實底昭示而實踐了。所以，一路來秉承着現實主義傳統的馬華文藝作家們就是一百巴仙的効忠於當地的。有人硬指馬華作家是効忠于中國，這是含血噴人，顛倒事實的，除非是別有居心的在暗中搞離心運動者。要是我們寫中國題材，還說有話柄被捉，不忠有據，而我們寫的却是當地現實，不是効忠當地効忠誰？當然我們並非効忠于一個人或一小羣人，而是効忠于國家社會，人民大眾的。有些人大喊効忠可能是虛偽的，而馬華作家則是絕對真實的，問心無愧的。所以，馬華文藝實踐底道路不同便是馬華文藝獨特性之一。

第二，是關於創作內容的不同問題。創作內容是每個地區都有其特殊的色彩。一篇有價值的作品，它底內容是真實的，不可移易的那些虛偽的東西才會沒有地方色彩。比如西方那些黃色的小說，內容故事幾乎是千篇一律的，隨便改了一下地名和人名，放在什麼地方都行。像這種東西那裏有半點真實性呢？那裏有半點價值？它不過是鴉片，嗎啡，用來麻醉人民，毒害人民而已。像魯迅茅盾的作品，就不能把它看作馬來亞的，因爲它底內容和馬來亞沒有相像的地方。他們作品裏的人物故事都具備着中國的

色彩。所以，一篇有價值的作品是能够反映此地的現實的，是可以永傳不朽的。我們當地的社會生活真是五花八門的，多采多姿的，它包羅了三大民族的不同生活習性與色彩，而且，彼此之間有些發生或疏或密的連系，有着種種的意識與要求。我們的國家雖小，然而，我們國家的重要性與社會生活的複雜，別的國家是比不上的，這正是客觀現實供給我們最豐富的題材，我們能够不愛惜嗎？不留意嗎？我們應該多方面去發掘它。我們要寫下每一個時代的歷史風貌，刻劃出每個時代裏的典型人物，則我們的作品就是不朽的了。所以，馬華文藝創作內容底不同便是馬華文藝獨特性之二。

第三，是關於吸收藝術語言的問題。吸收藝術語言，是世界文豪高爾基指示下來的，係創造典型人物，而缺少了藝術語言的運用，則那人物不會成為典型的，也不會是活生生的。要是我們只從文字書本上找詞彙，則我們的修詞便不够用，而且死板；唯有從人民大眾中吸收他們日常習用的語言，加以整理或經過藝術加工的鑄造，才能豐富我們的寫作詞彙，也只有這樣才能活靈活現地表達人物底個性。我們對方言的態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搬演，而是經過研究與有機地吸收，所以並非是說每一句方言或意義艱澀，含糊的我們都要。我在「論吸收方言問題」與「苗秀論」里已着重地指出過。我還要特別指出一點，就是凡任何方言經過作者有機地吸收與藝術加工的錘鍊，則已不是某一地方的方言，而是大家所能領略的藝術語言了。比如說吧「瞓覺」這一方言，經過我們藝術加工寫成「睏覺

」。這個「咽」字本是古已有之的，拿它來應用，更覺傳神。有人擔心應用方言寫作，讀者將會討厭，這只是杞憂與喪失信心而已。問題在於作者能否客觀地謹嚴地去處理它。一個不負責任的糊塗作者，亂去引用方言，是應該被指斥的，而且，他也會因而失去他的讀者。沙汀的作品充滿了四川話，却不妨礙我們去領略，同時我們還能從中體會到一股濃厚的鄉土氣，人物也活靈活現。讀端木洪良的作品，我們也覺到一陣東北大草原的氣味與風貌浮現在眼前。這就是作家細心吸收方言所得的成績。所以吸收方言不能囫圇吞棗，機械地去吸收的。

我們看中國作家的作品，人物的名字就充滿地方氣味，像什麼張大鬍子，黃二駝子，陳三癩子，李四痲子，藍皮阿五，孫大絕後……，為什麼我們不應該用臭頭三，鬍鬚陳，烟屎全，大炮張，鬼頭德，暗牌錦，龜公六，喃嘸九，無牙，毛炳，大肥，班讓，波達等等呢？他們寫什麼饅饅，硬麵餛飩，為什麼我們不應寫粿條麵，豬腸粉，麵古連，囉惹等等呢？難道他們這種寫法，就是見于經傳嗎？他們要吸收創造，我們也是要吸收創造，他們要寫出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為老百姓所喜聞樂道的，則我們也是一樣要寫出自己底氣派與作風，為大家所喜聞樂道的。我們是個多元民族的新國家，有着多采多姿的生活形態，有着非常豐富的藝術語言，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所以，吸收當地豐富的藝術語言來加強作品裏的地方色彩便是馬華文藝獨特性之三。

我在「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一文裏有說：『馬華

文藝獨特問題的提出和確立，是有其存在根據的；一，它是以各民族生活爲寫作題材的；二，它是以發掘各民族人物典型爲目的底；三，它是創造新的民族形式和藝術風格爲依歸的；四，它是推動各民族社會向上發展爲職志的。』前面所述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三大要點，就是據此而作個歸納與綜合的敘述。

至於歷史實踐方面，馬華文藝工作者的成績也是非常可觀的。質與量上都大大的提高。真可謂盛況空前，得未曾有。小說方面，二十萬言以上的長篇也有「火浪」，「淺灘」，「在馬六甲海峽」等了；十萬言以上的中篇也有「海戀」，「新加坡屋頂下」，「秀子姑娘」，「年代和青春」，「新墾地」等了；短篇小說集數量也很多，如「旅愁」，「邊鼓」，「都門抄」，「烏鴉港上黃昏」，「困城」，「新加坡小景」，「芭洋上」，「金馬梭膠園」……；戲劇方面，則有「快艇」，「報窮」，「長窗外」等。散文方面，則有「堅守」，「野火」，「銅鑼聲中」，「路上」等。詩歌方面，則有「再生集」，「樹膠花開」，「召喚」，「土地的話」，「一個奴隸的夢」……；文藝叢書也有好幾種，如「南方文叢」，「島外文叢」，「新馬文藝叢書」等。專集，文集，雜誌等的出版，數以百計。從事文藝工作的也有百數；而且，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寫作者大多數是本地出生，和以前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至于現存的南來作家們也早已遵循馬華文藝運動的路線而創作了。雖然還有人寫中國題材，但已不能起作用。當地一些大報專登港派黃與幫閑的作品，也不屬於我們馬華文藝界

的。總之，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有些雖屬幼稚，但無疑將來是會長成的；我們的文藝作品，雖然還存着或多或少的缺點，但無疑大致上都是屬於健康的

四、結語

我們已知道，馬華文藝在發展的途程上，不時受到挫折與打擊，然而，我們還是一往無前地邁進着。自從「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論爭以來，我們一直循着曲線的而且也是急激發展着的。我們雖有很可觀的成就，但我們不能因此自滿，我們要求有更高度的偉大的成績！

我們要知道，馬華文藝界之有今日輝煌的成就，並不是倖致的，前期有不少文藝工作者，以大無畏的殉道者的精神，為馬華文藝而努力，而犧牲，做了開路先鋒的工作。他們為的是什麼？名譽嗎？他們是藉藉無聞；利益嗎？他們遭受到種種迫害與潦倒。他們的確是為人民，為文藝，毫無猶疑地毫無代價地獻出了自己的一切！我們應該珍惜他們底成就，銘記他們底經驗與教訓，負起艱苦的現實的重担，踏着他們底道路前進！

我們也知道，我們底馬華文藝陣營內，存在着種種帮派組織，雖然還沒有明顯地對立起來，但這種帮派觀念是會妨礙統一，是會由此發生誤會與無謂的糾紛的。所以，這種帮派觀念的存在，無疑地是馬華文藝界的一個暗病。有了這種暗病，就不免為破壞者所利用，挑撥離間。我願同道們注意這點，隨時提高警惕，勿中奸人詭計。我們現在一方面由于缺乏一個中心組織與中心領導。另一面是自

己本身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小布爾喬亞底壞氣習，我希望大家都能坦誠地拋棄自己底缺點，共同爲馬華文藝運動而努力！

一九六〇年九月中旬書於星郊之坎珂室



泛論當前我國文學運動

第一章 緒言

歷史家嘗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法國的大革命，英國的工業革命，爲推動社會發展的三大原動力。自然，這三者的關係不可分割，但以影響力之廣大與深遠，不能不首推工業革命了。如果我們承認下層經濟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築的話，則工業革命底重要性便會顯露出來了。封建主義社會制度之所以被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替代，完全是工業革命所造成，而且對封建社會制度底變革，有如推枯拉朽般。封建主義制度——主要的關係是地主與農民——底生產力，不及以機械爲原動力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主要的關係是資本家與工人——的萬一，同時由于機械生產力的飛躍發展，使它成爲一股高速的無遠弗屆的浪潮，不但由西方湧到東方，且衝擊到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的勢力，使到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落後的社會，都起着種種複雜的劇烈的變化。雖然有些國家或地區，外表看來像是冬眠式的或很緩慢的，沒有什麼影響，其實它們的內部已起複雜的變化了。如西伊里安——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原始生活的地方，現在也有了航空路線，人民也懂得爭取民主與自由了。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說過，當西方資本主義東漸扣到中國的大門時，古老的

中國便會跳舞起來，現在，証實這預言是正確的。我們的馬來亞（包括其他地方），原先是處于未成熟的半封建半奴隸制的生活狀態，只有與典型的封建國家——中國與印度等——的商人有貿易關係，但自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君臨之後，這裏就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了。它一方面是保留着君主與酋長的封建制，另一面則由資本主義國家牢牢控制着經濟命脈。凡是弱小的落後的國家，受資本主義浪潮沖洗下，大多變成像馬來亞這樣的型式。

雖然，在某種生產關係下，才產生某種生產力，在這情況下是統一的，但我們要知道，在生產發展中也常常顯出是對立的。當生產力一往無前地衝破生產關係底牢籠前，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化意識便首先有了種種反應。于是各種主義與派別的思想家、社會運動家便應運而生了，他們打出種種旗幟，擬定種種的理論與實踐的內容與方針，有暴力主義的，有溫情主義的等等，來爭取某種變革。打從盧騷的「民約論」起，便有渦文，傅利葉，聖西門，馬克斯等的不同的社會主義的提倡。這些思潮，不但激盪了歐洲，也使世界每個角落都震動。位處歐亞交通樞紐的星馬，不消說是十分敏感地起了反應了。然而，星馬兩地是個多元種族混合生活的地方，主要有馬來人，中國人與印度人，他們已經有了長時期的經濟生活關係，已構成不可分割的連系，但在殖民地時代，各民族人民都懷着自己原籍的國家意識，甚至國籍上也很曖昧，所以當地出生的華人，一方面英國承認他們是英籍民，另一方面中國又說他們是中國人，於是華族在政治洪流裏就現出了二重性——

它一面是反映當地的現實，一面響應中國的呼應。這不特華人如此，印度人也是如此。由于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在資本主義帝國的環攻下已成百孔千瘡的狀態中作拚死的掙扎，這一生死存亡的鬥爭，使星馬華人大大感動，刺激了愛國主義精神的昂揚，所以不論是保皇黨的康有為，或革命黨的孫中山，無不受到熱烈的歡迎，尤其是後者，受到更大的援助與支持，終於建立中華民國，故孫氏有「華僑是革命之母」的遺言。從這裏可證明華人對政治浪潮的敏感如何強烈了。直到現在，我們還常常看到有人指責華人不問政事，其實是顯出自己的無知而已。華人對政治的態度是外表沉默，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即以抗日救亡運動而言，這裏的華人出錢出力，持久的支持抗戰反侵略底熱誠，成為世界各族僑民所無。所以，中國的制度影響了當地華人，而華人的反應行動却影響了當地社會現實了。而且，更由于華人在當地握有根深而龐大的經濟勢力，那麼，它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受影響當地社會而起先導作用的。

在這二十世紀裏，人類經過兩次空前未有的世界大戰的浩劫，人類痛定思痛之餘，政治覺醒便強烈地蔓延每一個落後地區。爭民主的獨立的浪潮洶湧澎湃，不可遏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一政治家嘗言，這是「人民的世紀」，的確，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沸騰起來，紛紛建立起他們的新興國家，且以不可侮辱的姿態出現在世界政壇上，殖民地統治已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雖然，世界上還有些殖民地的殘餘，但已處在迴光返照底狀態下了。我們星馬兩地，也在光復後揚起了爭自由的巨浪，從殖民地到

半自治，到完全獨立，全是數百萬各民族人民底力量造成的。我們馬華文學界，一向是配合着客觀情勢而實踐的，在早期，是爲了打倒滿清而服務，後來，是積極展開抗日救亡運動而工作，現在，我們既身爲當地一公民，自然有爲我們的國家建立自己的文學底義務與責任的。

第二章 教育界與文學運動

(一)

我國自從獲得獨立建國以來，已有三年的歷史了。在這三年奮鬥中，可謂艱辛備嘗，而爭取得某些發展，尤其是經濟建設方面，更有一番新的氣象。雖然，一切都只在開始階段，但其成就却是可以預料的。然而，社會科學的原則告訴我們，下層基礎（生產關係）是決定上層建築（思想文化）的，當然，上層建築也會影響到下層基礎上來。揆諸我國爭取獨立鬥爭過程中，可得一明証。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殖民地宗主國——英國——重臨本地時，便與當地人民的要求發生了矛盾，蓋我國人民在日本法西斯三年又八個月的黑暗統治下，慘遭蹂躪，死亡無日；而另一面也刺激了人民解放鬥爭的情緒，爭民主的浪潮史無前例地澎湃汹涌，所以大戰結束後這種鬥爭情緒依然存在，且有增無減。正如一些開明的政治家所說，這是人民的世紀！我國人民已不甘於殖民地的生活狀態了，要從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建立自己的新形式，使我們的人民生活得更活潑，更美麗，於是，便和宗主國發生了利益上的矛盾，展開種種方式的鬥爭，二十年了，從殖

民地狀態到半自治狀態，從半自治狀態到半獨立狀態，從半獨立狀態到完全獨立的建國新階段，這種成果完全是人民的力量做成的。

今日，我們已具備了新興國家的雛形，我們正在積極從事下層經濟基礎的工作。至於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方面，也相應地展開了活動，諸如政治，教育，文學，音樂，美術等等，均有某些表現的。當然，我們不能滿足於這些成績，尤其與下層基礎上比較，則顯得還差一段距離，作為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應該是遙遙領先的。至於文學部門，是思想文化中最重要最突出的崗位，遺憾的是我們的表現太不夠勁了。雖然我們也有一羣數目可觀的文藝工作者，在這建國期間，也有幾個文藝刊物出現，大大小小的單行本也為數不少，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地追問，究竟有多少作品能反映現實的配合這個新興國家的生活要求的？我們的作家就不能不慚愧了。不特如此，有些甚至以咒罵，恐嚇，造謠，譏諷為能事，這不能不令人齒冷了。

以文學為終身事業的作家們，應該明白自己所負的時代使命多麼重大，對自己所寫的片言隻字，都要負責，不能苟且下筆或不認賬，凡有益於國家與人民的，即使冒天下之大諱忌也要去做，去寫，否則，雖獲某方的什麼封銜贈譽也要唾棄，因為作家不是妓女，可以亂送秋波，而是比任何人更有人格的人。要不然，他的作品還有什麼價值呢？人盡可夫的態度，決不是我們愛國主義作家所應有的態度。有人說過，生活即鬥爭，這句話是很對的，作為一

個嚴肅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要仔細體驗生活，明白人民的要求，懂得現實的需要，來加以刻劃創作的。我們目下的成績，雖不能與泱泱大國相比，但以小國寡民而論，則我們與同等國家相較，是不算落後的，有些人口土地比我們大得多的國家，他們文學上的成就，還是很貧弱的，何況我們又是四種文化源流剛從殖民地翻身的國家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文學，在世界各國中，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那麼，我們應珍惜我們底文學地位，和向先進國家看齊了。

(二)

文學是與教育發生關係的，可謂二者聯成一體，不可分開；但文學並不等於教育，教育也並不等於文學。然而，文學工作與教育工作是成正比的，相輔而行的。一個國家的教育發達，教育水準提高，則它的文學方面也相應地有了某一程度的發展。不過，文學的感應性，活動性甚大，而且，又常常直接受政治力量的影響，所以有時顯得非常活躍，激進，狂飆式的發展，如歐洲的中古文藝復興運動，中國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等等，這種文學洪濤是一往無前不可阻擋的；但有時却又異常的沉寂，荒涼，有如魯迅所謂「寂寞新文苑」，令人感到「荷戟獨彷徨」了。這現象大多出於政治氣壓低降，或政局動蕩青黃不接時期，統治者文網周密，寫作者動輒得咎，只得噤若寒蟬了。如清初大興文字獄時期便是。像這些狂飆式的驟升驟降的姿態，在教育部門是沒有的，至少，它的表現安靜，平穩。但我們也要知道，教育與文學是可以用直線等於的，即沒

有教育也就沒有文學，一般來說，教育不發達，教育水準低落的國家，其文學也是不會發達的。也許有人以為沒有教育之前就有文學，甚至沒有文字之時的原始時代，人們口頭所唱的就是詩歌，但別忘記口頭所唱的也是某種方式「教」出來的。由此看來，教育簡直是文學的保姆了。當然，教育能影響文學，而文學也能促進教育的。

作為一個作家，他是受過高深的教育的。然而，我所指的教育，並不單是學校的教育，而是人生教育。這方面是最廣大的，包括社會教育——在社會所受的遭遇等等——方面，與書本教育——在閱讀各名著時所受的影響等等——方面，與其他人生教育範圍，學校教育只是一小部份而已。否則，幾乎可說沒有進過學校的高爾基，傑克倫敦等大作家，他們的成就又將怎樣解析呢？而且，又怎樣能夠刻劃出社會百態裏的人物和事件呢？不過，我國的文學運動的力量存在教育界則是事實。我們試看當地的作家，十居其八是教育界裏的人，他們在小學，中學，或學院裏任教職，只有少數是書記，店員，或勞動者，要不然就是學生界了。在這裏我沒有看小其他職業的文藝工作者的意思，而是以大多數的任職教育界的作家來談。關於這一點，說起來也是我國文學界的一大特色，做成我國作家多是教育界裏的人物自然是社會環境促成的，其原因有下列幾點：（一）早期來自中國的作家，他們是知識份子，受過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薰陶，有熱情，具正義感，來到這裏便從事寫作，揭發殖民地社會的結癥。他們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報館等文化機關的門路窄，只有捧教育界的

飯碗來生活。(二)本地出生的作家，他們有的是學生時代便愛好文學，學習寫作，畢業了便找份與寫作興趣接近的教職來當。有的出身於店員或工人，他們在寫作上有了某些成就，爲了方便繼續文藝事業，也轉業到教育界來，或者當一名書記。(三)由於這裏過去是個殖民地社會，視文藝作品如廢物，現在雖然獨立了，但殖民地的遺風仍未肅清，當職業作家，靠寫作來維持生活的，根本就不可能，於是也只有鑽教育界的門路。所以，我國作家多在教育界裏任職並不是偶然的。

總之，作家們所從事的工作，大多與文學有關係的。以作家而任教職，對我國教育界是一個好現象，最低限度對下一代的文學修養上，與及作文措詞上，都有良好的影響。而且，直接或間接地培養下一代的文學生力軍。對國家，對社會都有很大的貢獻。

(三)

現在我們處在新的客觀形勢下，爲了我們子孫的生存與發展，我們實有大力提倡愛國主義文學運動之必要，使我們二百萬人民熱愛自己的國家與土地，維護我們的主權與自由。中國有句話說，「己自侮然後人侮之」，那麼，我們各民族各階層就應和睦共處，消除成見，團結一致了。然則我們的文學運動就應積極展開，在教育界方面，務須做到如下幾點的：

(一)組織文學研究會——這可以學校爲單位，組織一個文學研究會。雖然，現在有些學校已有這種組織，但它們的文學研究對象却不是我國的，當然，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到底隔靴搔癢無濟於事的，所以我們必須強調，研究中心以我國文學爲主題，藉以提高學生對我國文學的認識，使他們對我國作家與作品有深刻的印象，來促進我國文學運動，從現有的組織推動到各學校的組織，合成數十個或成百個的組織，互相溝通聲氣，匯成一股文藝洪流，就成爲不可侮的力量了。這是最基本的工作，身爲作家的教師應該起領導作用。

（二）出版文藝刊物——以文學研究會來主持出版定期文藝刊物，作爲推動文學運動的一項不可缺少的工作。現在已有幾間學校出版刊物了，可惜純文藝的很少，多數兼登載別的性質的文章，以致非驢非馬，收効不大。我們寧可選用較幼稚的文藝作品，使它清一色成爲文藝刊物。進而校際的文藝刊物互相交流，互作觀摩，比較，這樣一來便能刺激各校的文藝活動，提高各校的文學水準了。這樣也可使讀書風氣擴大的。

（三）提拔文藝新人——學生在創作過程中，常常會有突出的表現。所謂「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我們要隨時注意，發掘新人，一有發現，就應大力表揚，以資鼓勵，並指導其如何作進一步的修養。那麼，新人方面，也因此而受到大大的鼓舞，將會終生擁抱文藝的了。

（四）舉行文藝晚會——這種文藝晚會，並非時下那種舞蹈演戲之類，主要在文學方面，如論文，批評，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等等，可在席上朗誦，使愛好文藝者增加興趣，進而積極支持文學運動。這種集會，既經濟又簡單，所費有限，是可以經常舉行的。

(五)敦請名作家演講——函請我國著名的作家，演講創作的經驗，或作其他專題演講，使學生得以領會，考究，知所因循，而發揚光大。而且，也可使下一代對從事文學工作增加了信心。

總之，廁身教育界的作家們，是不應孤芳自賞的。要把文藝的種子，撒播在每一個學生的心田上，讓他們長出美果來。要使我國的文學受到大家注目，就該親自積極去推動文學運動，把我國的文藝讀者，從黃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迷網中拯救出來，使我們的文學運動聲勢更壯大，更雄偉，在建國途中，更有效地負起時代底任務。

第三章 學生界與文學運動

一

我國的文學運動的主力，雖然是在教育界方面，然而，學生界却是文學運動底後備軍——是一支無往不利的堅強無比的後備軍。要我國的文學活動取得正常的發展，首先就要注意這支氣魄磅礴的文學後備軍。

當然，我國的文藝讀者是廣泛的，包括文化界，教育界，學生界，店員，書記，工人，商人，以至家庭婦女等等，但主要的支持者還是學生界方面。這原因是馬華文學早就與學生界結了不解之緣，證明文學與教育的關係已成了不可分離的整體一樣。我不願作諸多舉例來證明我底理由，因為這是庸俗的煩瑣的論者所為，我只作個簡單的分析。在戰前，從中國運來的文藝書籍，放在書店的玻璃櫃裏，實在不容易賣得完，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裏的書籍，

隨時都可以買到。魯迅主持與作序出版的奴隸叢書如「八月的鄉村」，「生死場」，「豐收」，當年窮困的我，也可逐一買齊，決不會像現在，稍爲可觀的書籍一運到，立即被讀者搶購一空。至於哲學，政治，經濟等讀物，更不容易賣去，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就長期擺在書店裏等待顧客，至於他們翻譯的「辯証法全程」，以及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近代經濟學說史」等等，更不容易得到顧客；我就親自看着大坡某書店的櫥窗裏，擺着一本很厚的「社會科學大辭典」，一直放了好多年，到日軍攻佔新加坡後才失了踪。這說明了什麼呢？就是當年華文教育並不普遍，而且中學只有數間，一般人的生活十分困難，賺不夠吃，無法兼顧兒女的教育，當時學費收二三元，等于勞工四五天的薪金，所以貧苦人家最多只能讓兒女讀三四年書就送去做學徒，很少讀到小學畢業的。華文教育水準如此低落，生活又如此艱難，那裏去找文藝讀者呢？他們要讀，大多也只讀報紙上的副刊而已。由此可見文學活動跟教育的普遍和提高與否，社會生活程度的提高與否，以及其他方面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的。

而現在，華文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經過三十年來的提倡與推動，華文中學以數十計，中學生人數以萬計，那麼，文藝讀者的相對地提高，自是意料中的事了。何況歷屆的中學生，他們早已成爲社會職業人士的一份子，他們大多工餘之暇，購書閱讀的。這麼說來，現在的工農商各界人士，他們的前身還是學生界的。則學生界的範圍可謂廣大，而其力量也可謂無比了。

學生界既是我國文學運動的大力支持者，則我們對學生界就不能忽略，應組織他們，推進他們，使他們團結在我們的周圍，爲文藝運動而努力。

二

然而，學生界不只是文學運動最可靠的支持者擁護者，也是文學陣營裏最重要的後備部隊。我們試看看我國文藝界人士，幾乎全是由學生界出身的。他們在學生時代，便擁抱文藝，以寫作爲終身事業，由於長期孜孜不倦的創作，所以造成今日應有的地位。從習作者而成爲作家，是經過艱苦奮鬥成功的。要加緊推動我國文學運動，獲取更多更好的成果，唯有大量提拔學生界的文藝習作者，培養他們成爲文壇生力軍。

我國對學生文藝方面的提倡，說起來實在是不遺餘力的。我國兩間大報所設的「學生園地」，「青年園地」等副刊，多少年來對學生界習作者起了莫大的鼓勵作用，這些副刊，一直是他們主要的學習寫作園地。據我所知，有些甚至是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也曉得投稿到這些副刊來拿稿費了。這可說是極良好的現象，因爲有這種長期而固定的地盤來鍛鍊他們的寫作才能，是會成功爲一個作家的。

近年來針對我國學生界而刊行的讀物，除了上述兩大報所出的副刊外，歷史最悠久的可推「南洋教育」；它由創刊，以至復刊而到現在，不下十多年，其中的文藝版，學生園地，習作版，正是學生們作文藝活動的好地盤，真不知促進與培養過幾許文藝青年。現在這刊物銷數幾達萬份。發行遍全國各中學，讀者無數，其影響力之大可見一

斑了。其次有「知識報」，也有幾年歷史，銷路亦甚大，每期也登了不少學生習作的稿子。再來是「少年報」，創刊雖較後，但分量却相當大，而且每期登載學生習作很多，可謂發揚學生文藝不遺餘力的，所以讀者也很多。這三個刊物，各有其讀者羣的，說來也很有趣，如「南洋教育」，主要對象是中三、中四、高一、高二的學生，可稱為學生界的老大哥。「知識報」的對象，則完全是小學生，我國華文小學生有那麼多，可見其作用也大。「少年報」的對象以小五，小六，中一，中二的學生為重，其影響力也很大。那麼，這三個刊物剛剛配合學生從小学而中学的修業進程與寫作進程的，真是缺一不可。以往，連以大學生為對象的刊物也有出版過了，如南洋大學創作社所出的期刊，很可惜的是主持人畢業離校後，無人後繼，否則，我們從小學、中學、而大學，就有一個十分有系統的連貫的促進與訓練學生界的寫作者成為作家的機構。我呼吁南大學生們，重振當年創作社的遺業。

由於配合我們這個新興國家的發展，以及社會現實的要求，我國規模較大的中學，有幾間以學校為本位出版期刊，計有公教中學的「學文」，立化中學的「文風」聖公會的「文苑」，德新中學的「德新園地」，華僑中學的「藝瀾」，以及中正中學將於六月出版的「湖聲」等等，這些刊物，雖然有些不是純文藝的，但却刊載了不少學生們的文藝作品，文藝氣氛也很濃厚，作為學生的課外讀物，是頗有好處的。而且，也大大的鼓勵同學們的寫作興趣。為了作為推動文學運動的一股力量，我主張各刊物應辦成

爲純文藝的，這樣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也可使同學們更熱烈的愛護文藝了。

三

我之所謂學生界，就一般來說，雖然是指中學生，其實是包括大學生與小學生的。大學生不必說了，他們在年紀與經歷上，已長大成熟；甚至可以寫作職業化。至于小學生，也不應忽視，他們是兒童文學家。記得俄國大文豪高爾基，晚年時曾接見國內的兒童文學家，聆聽他們朗誦自己的作品，他那飽歷風霜的臉上，也綻出笑容了。一個名震世界的大文豪。對兒童文學也這麼熱誠愛護，難道我們就可以忽略嗎？爲了國家的前途，爲了文學運動的擴張，則我們對於代表兒童文學的小學生，代表少年文學的中學生以及代表青年文學的大學生，都應該關照，一律重視的。

那麼，爲了響應我國文學運動底號召，作爲學生界的文藝寫作者們，應該有積極的表現與行動的。這就是在可能範圍內，利用種種的方便，推動我們的文藝工作。我以爲最低限度應做到下列幾點：

（一）應有一個中心組織——現在大多數學校，爲了配合學生課外活動，都有「中文學會」或「文學研究會」之類的組織，凡愛好文藝者都應參加，若是還沒有這等組織的立即着手進行組織，但須以研究我國文學爲主。

（二）出版文藝期刊——如「德新園地」，「藝瀾」，「湖聲」等，且必須是純文藝的，每年出版二期，三期或四期，看能力如何而定，盡可能按期出版下去，不可中

斷，以免同學失望。且須加強競爭性，藉此互相交流，以作觀摩，俾使促進文學運動。

（三）出版壁報——期刊是對外的，選稿較謹嚴，壁報只是對內的，選稿則可較為隨便，讓寫作能力較差的同學，也可在壁報上得到發表的機會，進而增加寫作的興趣，如果該校沒有能力出版期刊，則壁報就成為該校的文藝活動的中心。所以壁報是每間學校必須具有的。

（四）舉行創作比賽——設立獎品，鼓勵同學認真創作，藉此提高同學們的寫作技巧，發揮同學們的特長，這對培養青年作家，極有效用的。然而，這不是英雄主義與風頭主義，而是激發同學們的創作熱誠的手段。

（五）經常舉行座談會——搞文藝也是一種獻身國家社會的事業，所以是不能自私的，要經常召開文藝座談會，討論創作方法等等，以便促進同學們的文藝成就。

總之，學生界是文學運動中的一股熱流，它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源源不斷的後備軍，因為學生界是最勇敢，最能幹，最有毅力的一羣，讓我國的學生界，在文學大纛的號召下一齊前進吧！

第四章 工商各界與文學運動

（一）

我們的文學運動，除了教育界與學生界為骨幹外，其他如文化界、出版界、工界，商界、婦女界等等都是我們所要爭取的對象。換句話說，我們的文學運動，是全民的、各階層的。要使我們的文學運動和每個國民都分不開

的，密切的聯繫着，讓它在精神教育——愛國主義意識的灌輸——上，起着永久的、決定性的作用。

我們的國家是由各民族組成的，所以在這二百萬當中，有着四大源流的教育。人民在這四大源流的教育積極推動下，有了中英巫印的語文修養。由于教育普遍發達，所以讀書風氣也相應地普遍與發達。我們試看本地出版的各種語文報紙、雜誌、期刊以及書籍，連同中國、香港、台灣和英國等地所輸入的印刷品，則可知道我國的讀書風氣多麼普遍與提高了。單以中華語文書報而言；年中輸入就以數千萬冊計算，在本地出版的，為數也極可觀。那麼，誰敢說我們缺乏讀者呢？我們看看那些香港輸入的武俠小說，多如牛毛，如果沒有銷路，它能站得住嗎？我們又看當地幾間報紙，它們每天都有固定的小說版來作號召，爭取讀者，維持銷路，其中所登的都是武俠小說與言情小說，而以前者為最多，佔版位的大半。由此可以推知在這方面的讀者是多麼多了。在今日，我們不是沒有讀者的問題，而是怎樣把這些讀者爭取過來的問題。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做得成功，則我們的精神教育——愛國主義運動——也能成功，我們文學界在建設國家的途程中，將會起先鋒的領導作用，對國家將有深長而且巨大的影響。那麼，文學家將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句話才能實現。

（二）

文學運動是文化運動最敏感最活躍的一部份，文學界是文化界裏的一個最重要的單位。

所以，在文化發展中，文學這個崗位是起着領導作用

的。在歐洲有文藝復興運動；在亞洲有五四文學運動。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直接影響了全歐，間接影響了全世界；中國的五四文學運動直接影響了亞洲，間接影響了全世界，都是有異曲同功之妙的。那麼，在這裏的文化界又是指甚麼呢？我這裏是專指報界方面而言的。服務於報館編輯部的人員，雖然以報社的老板唯命是從，而老板也以營利爲主要目的，但我們不能忽視，編輯人員的意見，多少會影響老板方面的，在增設副刊上，或在原有副刊加以改善上，編輯人員都可以發揮其效力，這樣編輯人員如果態度積極，沒有宗派主義的成見，肯儘量登載當地作家的作品，則對於我國文學運動是有利而無害的；要是胆小如鼠，畏首畏尾，刊載那些不三不四的文字，對我國文學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記得在戰前一九三八年，康人在南洋商報編輯八開本的「南洋週刊」雜誌，內容有政治、經濟、文學、哲學等等，有如中國金仲華編的「世界知識」與李公樸編的「讀書生活」一般，活潑精采，與中國大雜誌比較並無愧色。後來這刊物轉爲集體編輯，却顯得呆滯與貧乏，報館眼看不對路，終於又交給康人編輯，直到戰爭快要爆發爲止。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証明編輯人員對一個刊物或副刊有很大作用的。若是人材適當，那個刊物或副刊會辦得有聲有色，否則會糟糕或倒閉的。所以我這裏呼吁文化界方面，在建國大業進行中，盡自己一分力量來促進我國文學運動。

一個國家的文學發展，是與其出版界有密切的關聯的。我國正在大力建設中，可以預料出版界是會顯得蓬勃

的。雖然我國的特質是一個商業社會，但文藝並非是真空狀態，很多文藝工作者都在想辦法自印單行本，或搞文藝雜誌。所以，出版過的書籍數目也頗可觀。文藝叢書則有青年書局出版的「新馬文藝叢書」、「新馬戲劇叢書」、「南方文叢」；新馬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的「六十年代馬華小說叢」、「海燕文藝叢書」；南洋商報的「南洋文庫」，以及「新生代文藝叢書」、「星海叢書」、「獅島文藝叢書」等等。刊物則有「新社月刊」、「新野」、「湖聲」、「德新園地」、「新詩月刊」、「南洋教育」、「知識報」、「少年報」、「展望」、「新加坡月刊」、「獅島青年」等等。這些讀物的出版，或由書局獨力承擔，或由幾個同人合力主持，或由團體機關創辦，總之，都可以名之為出版界，我們既望於出版界響應我國的號召，盡力出版本地文藝叢書，無論叢書的份量如何，都是對我國的文化事業的一種貢獻，尤其是對我國文學運動，將會發生很大的助力。當入口書籍來源缺乏的困境下，本地書店主人，實有印行本地文藝叢書的必要，何況這對我國的建國大業是有很大的幫助哩。至於同人性質的文藝叢書，也應多多印行，即使派別不同，也是無傷大雅的，因為我們這裏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度，是個真正「百花齊放」、「百家齊鳴」的地方，我們對任何派別的文藝都一視同仁，至於誰有前途，誰有讀者，讓歷史現實去証明好了。

至於商界方面，他們熱中於賺錢，當然我們不能幻想他們成為我們的讀者。他們的腦袋忙于唸生意經，最多只能看看報紙或讀讀與他們生意有關的文字而已。然而，我

們需要商界對我們的文學運動有所表示，而且，是積極的表示，那就是要他們慷慨解囊捐助文學獎金。這是他們能力上所能做得到的事，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要設立一個文學基金會，作為長期性的獎勵當地作家創作優秀作品的獎金，這樣一來，便能刺激我國文學界，將會產生優秀的作品來。老實說，我們的作家在不安定的生活環境下，很難擺脫一切心情恬靜地地寫作的。有些職業安定，有優厚待遇的，又把大部份時間忙於職業上了。如果我們設有文學獎金，則一些生活陷於困境的青年作家將會更興奮更熱心去創作了。而那些生活安定的也將重揮筆桿了。我國商界人士，素來是以慷慨解囊出名的，不論國內大小公益，都向不後人的。我們常常看到某些商家獨力資助貧寒子弟獎學金，或是以工廠名義每年頒發幾名獎學金，這些義舉，確實難得。不幸的是這些獎學金是完全用在製造理科人材方面。我們並非要否定理科人材的重要性，但若文學方面有如真空，試問這個國家還成甚麼國家呢？我們沒有文學，在世界各國面前怎樣去交代？我們將是一個真空機構的，沒有國家意識精神生活的國家了。難道我們炫耀我們的工業產品可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嗎？老實說最重要的還是文學，因為文學作品是最能代表國家意識的，反映國家人民生活的東西。如果我們有了偉大作品，則世界各國也將側目相看，我國的人民也將感到榮耀的。正如中國之屈原、杜甫等；英國之有沙士比亞、蕭伯納等；俄國之有託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等；法國之有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美國之有馬克吐溫、傑克倫敦等。他們的國

民都認為這是無上的光榮的。所以我們呼吁，我國商人應捐款資助組織一文學基金會，按期頒發給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的獎金。這是無上的義舉，因為文學事業對國家社會都有莫大的影響。我們試看世界上的文學獎金組織吧：在瑞典有諾貝爾文學獎金，在英國有毛罕文學基金獎和星期泰晤士報文學獎，在加拿大有總督文學獎金與李雅信文學獎金，在蘇聯有史太林文學獎金，在瑞士則有歐洲文學獎金，在葡萄牙則有譚梅文學獎金，在法國則有龔古爾小說獎金，在美國則有美國文藝學院優異獎、大西洋第一小說獎、美國作家之友獎金、哈爾柏小說獎，美國生活文學獎金、普列茲文學獎金等等，而中國也曾有過大公報的文學獎金。這些文學獎金，有些是世界性的，有些是供給其國內的；總之，都對世界及其國內作家有了莫大的鼓勵。如果我們有設立長期的文學獎金，對國內作家的鼓勵底重大自不待言了。

至於工界範圍，我這是指一般受薪階級的人士，包括書記、店員、與勞工甚至包括農民、小販等等，那麼，它所代表的人羣就非常之廣大了。我們知道，我國教育普及，很多高中生、中四生都成為工廠、商店、洋行、農場、政府部門的職員，或者是做學徒、建築散工、或做小販等等，他們是有過良好的教育，其中有很多是愛好讀書的，工作之餘，便買些書籍雜誌來消遣；不能否認，武俠小說之類的讀物，大多數是銷在他們身上。這和他們所抱的消極的生活態度有關，如果我們能爭取他們過來的話；那麼，對國家、對社會、對他們自己、對我們的文學運

動，都是有很大的益處的。自然，對香港的武俠小說派與台灣的鴛鴦蝴蝶派，將有澈底的打擊。當他們明白那些無聊作品徒然浪費自己金錢與時間後，就有更厲害的唾棄了。于沫我曾對我說，他看見一個腳車店的學徒拿着我的中篇小說「海戀」來讀。我也曾觀察過，咖啡店裏的茶客，很注意當年的「晨星」副刊；我也曾看到一些山芭地區演戲酬神，那些流動書攤，就有不少青年來光顧，有的竟毫不猶豫的花幾塊錢買了「作家巴金」和「密士失比河上」，可見我們的讀者是散佈在每一個角落的。有些讀者並不單純拿來消遣，而是會選擇有益的書籍來讀，也許他們因工作整日的原故，無暇往書店選購，流動書攤便成了他們的選購對象。散佈在工廠、商店、芭場、販攤、洋行、政府機關等的文藝讀者，他們是最基本的忠實的讀者，也是和我們志同道合的同志與支持者，我們呼吁他們應有更積極的表示，那就是以他們本身，盡力向弟妹、向朋友介紹我國文藝讀物，使我們的讀者羣更加衆多，成為文學運動中一支堅強無比的支柱，則我們的文學運動便能一日千里的發展了。

關於婦女界方面，有職業婦女與家庭婦女之分別，但我們的文藝讀者，是兩方面都有的。別以為家庭婦女中沒有讀者，我們試看一些雜誌，如「婦女生活」等，每一期中也總免不了要刊載一兩篇小說，應應她們的需求。由此可見家庭婦女也是要閱讀小說的。不過一般上她們是喜歡看鴛鴦蝴蝶派的作品。當然，她們的讀書立場是消極的，是為消遣而閱讀的。為甚麼我們不能爭取過來呢？我相信

這條鴻溝並非隔得很濶，是可以溝通的。自然，我並不是說我們的文藝質素降為鴛鴦蝴蝶派去迎合他們，而是要提高，使她們向上。我們希望能藉文藝的感化力量製造一批走出家庭的娜娜，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大事業。婦女界的力量是不可欺的、不可忽視的，她們的數目佔了人口的一半，她們能當兵能吃苦，任何職業通能負擔，有男人同樣的魄力，即此就可知道她們底重要性了。在閱讀文藝書籍方面，如果我們能做到促進她們，擺脫鴛鴦蝴蝶派的文藝影響，成為我們的文藝讀者，則這股支持力量無比強大的、打不倒的。歐美作家們所擁有的讀者羣，其中得力於婦女界不少。記得茅盾有說過，他在船上看見一個婦女捧着巴金的小說來讀，使他感到羨慕。所以我們呼籲我國的婦女們，多多閱讀我國的文藝作品吧，雖然裏面缺少了鴛鴦蝴蝶的味兒，但却是有用的，可以從作品裏透視我國的社會生活，等於上了有益的一課。而且，這種表現也將使無聊文學作品絕跡，我國的文學力量更形強大。

三

總之，當我們的新興國家在積極建設的途中邁進的時候，我們的文學運動必須以活躍的、磅礴的氣勢與之配合起來，作為推動我國前進的一股熱流。那麼，我們的文學運動必須擴展而深入到各民族各階層中去，使全國的人民成為我們文學運動的後援，這樣，我們的文學運動在建國途中將會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五章 愛國主義與文學運動

(一)

文學是不能脫離現實的，脫離現實的文學，是死文學，毫無價值的文學，甚至作用在壞的方面，成為有毒害的阻撓社會發展的壞文學。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學，都是反映該國的現實社會生活，刻劃出該國的特殊人物的形象，所以各國的優秀文學作品，都是各有不同的現實內容、人物故事及其風格的。正如「八月的鄉村」與「科爾沁旗草原」，不能把它當作反映這裏的作品；而這裏的「火浪」，「淺灘」，「在馬六甲海峽」，亦不能視之為中國作品一般。各有各的現實題材，各有各的描寫對象。所以，一部好的作品，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所不同的是文藝作家以形象化的手法去描繪而已。

明乎此，則我們知道文學是絕對不能與現實分離的且緊密地聯成一體。那麼，作為一個謹嚴的文學作家，他的創作過程，便是歷史實踐了；他所負的任務，便是時代使命了。古往今來的各國嚴肅作家，無不如此。然則，我國的文學作家所實踐的目標是什麼呢？它底時代使命又是什麼呢？這就是我國文學界當前所面對的重要問題，也是關係到我們文學運動的前途問題，是應該加以肯定與廓清的，否則，在我們文學陣營裏將會步伐凌亂，各自為政，或不知所措，無所適從了。

我們的新加坡，一向是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所以，我們的作家，中心的任務便是反殖民地反封建的，一向是

循着這條路綫來創作來鬥爭的。現在，我們的新加坡獨立了，我們總算大體上能如願以償了。因此，在新的客觀情勢昭示下，我們就有了新的目標，對舊的工作來一個終結；對新的工作來一個全面的開展，以便配合國家的發展，爲人民的要求與幸福而奮鬥。在東南亞各國中，我們的新加坡，就像一顆永恆的太白星，金光燦爛地閃耀着。在生活水準上，它是僅遜于日本的高水準的國家，在地理位置上，它是個最主要的據點；在社會秩序上，它比各國更具安全感，也由于此，所以各國都樂意來投資；也由于此，外地人民都希望能遷移到這裏來，申請成爲公民。從各方面看來，我國的發展，正在方興未艾的。那麼，作爲走在時代前頭起領導作用的作家，就應該積極展開愛國主義的文學運動了。

(二)

我國從自治走向獨立的過程中，就有過馬來亞化的要求與推動了。馬來亞化的推行，主要是針對那些身任要職的高級公務員，這的確是一個對症下藥的方法。當時那些高級公務員，完全抱着殖民主義者的態度，對當地客觀現實趨向，毫不關心，但求在三幾年間，擢升到最高職位，便退休領養老金，回去他們原來的「祖家」享清福了。這種人對當地現實確實沒有幫助的。所以提出「馬來亞化」的要求，是要他們具備馬來亞意識，而拋棄殖民主義的意識。要他們成爲當地一公民，切切實實爲當地服務。這一要求有何效果呢？當然，有些人是一心一德馬來亞化的，但也有些人是貌合神離，骨子裏還是維持着「祖

家」意識，有些甚至以爲馬來亞化有污辱他們的身份，憤然離開這裏的，這都是大國民思想在作祟底原故。

其實，「入鄉隨俗」，乃是理所必然，生活在那裏，就必須關心那裏，具備那裏的生活意識，一點也不算過份。正如我們生活在這裏，必須愛護這塊土地，與當地人民融洽在一起，都是順理成章的。所謂「馬來亞化」，有人以爲身穿沙籠，吃咖厘飯等等便是馬來亞化了，其實這完全是誤解，只是虛有其表吧了。馬來亞化並不是指歸化于某一民族，而是指當地各民族的定型化的生活底有機綜合。而這個綜合——馬來亞化——必須有利于各民族的發展前途的。何況，馬來亞化並不是單指生活習慣而言，最主要的是他所具備的意識形態。要人人有馬來亞意識形態，真是談何容易，恐怕非一個長時期的宣傳與灌輸不成。無須諱言，有很多公民，本身上還帶着多多少少的原來的「祖家」的意識。這些「祖家」意識一天不剷除，則我們馬來亞化的國家意識一天就不能成立。要人民効忠于國家，也很成問題，除非他真正具有馬來亞意識。

然則馬來亞意識以什麼爲其基本內容呢？答曰：在現階段裏要以愛國主義爲其基本內容，惟有積極推動人民具有愛國主義的思想，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堅強，鞏固，萬古長青。但是，以什麼來推動愛國主義思想呢？最有效最長遠的辦法，自然唯有從文學方面着手了。換句話說，我國文藝工作者應負起歷史所賦予的任務——推動人民建立愛國主義意識的運動，而且，也應引以爲榮的。

我們既以做新加坡公民爲榮，亦應以具有愛國主義思

想爲榮。我們生於斯，食於斯，終老於斯，我們不愛這個國家還愛什麼呢？所謂「己自侮然後人侮之」，如果我們能團結一致，愛護我們的國家，誰敢侮辱我們？螳螂振臂攘車，就是我們的好榜樣。我們的國家雖小，却像一顆永恆的光星，由于我國有種種的優越條件，自然免不了有覬覦者來窺伺，如果我們萬衆一心，在世界各國的關注下，誰也不敢冒天下之大諱來吞併我們的。關於推動愛國主義運動，我國當局可謂不遺餘力，尤其是近來因英軍要撤退，這對我國國防與經濟方面有很大影響，但也刺激我國人民愛國精神的昂揚。我國爲了應付這個客觀情勢，實行國民服役，訓練全國青年，無形中加強他們的愛國主義的意識，這一點對國家是有莫大利益的。這將使他們熱愛這個國家，捍衛這個國家，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同時，在學校方面，天天集體唸「信約」，「信約」的內容是：「我們是新加坡公民，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建設公正民主的社會，並爲實現國家的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這也能使學生界增加愛國意識的。此外，還有諸如此類的演講，呼呼，報章上幾乎無日無之。但是，我以爲還未足以使愛國主義意識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要做到具體而細微，唯有文學！試看「哀郢」，「正氣歌」等等，這些中國作家的愛國主義的作品，傳誦千年，影響力之大，真不可以道里計了。或者有人懷疑我國還沒有愛國主義的作品，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不但有，而且也多，尤其在華文作品方面。例如苗秀的「年代和青春」與「火浪」，拙著「在馬六甲海峽」等，都

是宣揚愛國主義，反抗侵略的。也許有人說，難道強迫人民閱讀這些作品嗎？不是的，推動愛國主義文學運動的對象，主要是學生界方面。

(三)

在這個世界上，新興國家不絕誕生，無論它們是什麼政體，沒有不鼓勵其人民愛護其國家的，在蘇聯是如此，在中國是如此，在我國，馬來西亞，以至非洲各國也莫不如此。天下沒有鼓勵出賣國家之理，否則，那個國家也不成爲國家了，只成爲附庸國——變相的殖民地——而已。所以，提倡愛國主義，在任何政體的國家都是一致的，有這個要求的。因此，我國文學界，在現階段提倡愛國主義文學運動是有其必要的，那麼，它的實踐目標又是什麼呢？我在「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一文內有這樣說過：

(一)愛國主義文學是發揚各民族階層一致愛護這新馬來亞國家的文學。——這個新國家裏，包括了中巫印英及願意作這裏公民的各民族人民。除原住民巫人外，其餘都是外來的，就中以中印兩大民族寄居較久，和當地社會發生了不可分開的關係，以我們華人來說吧，我們老早就把它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了，可知華人多麼地熱愛馬來亞土地了。既要選擇一個國籍，則我們以這裏爲我們的唯一故鄉了。因爲我們的先人，都是跋涉千里而來，爲了開墾這美麗的馬來亞，流下了最後一滴血和汗而建成的。後代的我們也本着先人的精神，熱愛這個國家了。印人也有和華人相似的情形。只有西方人很少生根在這裏，他們

大抵幹了幾年便回到西方去。不過，我們是主張歡迎任何一個僑民作這裏的國民，只要是奉公守法愛護這個國家便成了。所以，愛國主義文學第一個任務便是發揚各民族各階層一致愛護新馬來亞國家的文學。——這是它實踐底第一原則。

（二）愛國主義文學是團結各民族各階層和平共處的文學。——由于這個馬來亞國家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而且各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觀念又是那麼的複雜與分歧，一不小心，就會發生誤會與衝突，所以，我們應該在各民族間推行謙虛，禮讓，信義，容忍的德行，以便促進各民族間的統一，能够做到這一點，則狹義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就會被揚棄了，民族之間的隔膜也可以打破了。所以，我們的文學活動就該注重發揚各方面的美德，教育人民消滅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遺毒，使彼此之間能够和平共處，成為一家人般。所以，愛國主義文學的第二個任務便是團結各民族各階層和平共處的文學。——這是它實踐底第二個原則。

（三）愛國主義文學是團結各民族各階層的反侵略反壓迫的文學。——我們這個新興的國家，是東南亞國家新一環，而且，又處在東南亞的中心，在經濟上，在國防上，在地理上，在文化上，對東南亞各國影響甚大，我們是處于心臟地帶，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得小心翼翼去應付這個國際關係，同時，我們又是愛好和平自由的民族，我們爲了要自由，所以要求宗主國給我們獨立，我們要和平，所以很順利地和諧地爭取到建國的目的。我們要

發揮我們愛好自由與和平的本性，所以要反對任何外力的侵犯與內在的任何不平的壓迫。我們的文學活動便要發揚這方面的精神，使之成為東南亞的模範國家，這完全是基于人道主義的立場的。所以，愛國主義文學的第三個任務，便是團結各民族各階層的反侵略反壓迫的文學。——這是它實踐底第三個原則。

（四）愛國主義文學是建立馬來亞新文化的文學。——建立馬來亞新文化這個口號，近來已經喊得震天價响了，不過，一種能為各民族樂于接受的文化，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成的，因為，這不是魔術師變戲法，再來，這種工作是艱巨的，影響重大的，該仔細研究才可，否則，將會「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我們認為，在這多元民族的國家裏，各民族本身都與生俱來地存在着原有的民族文化，我們也承認，各民族文化是各有其優點或缺點的。而文化又是保存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根據，所以，那一種文化適合那一種民族，已有其長期生活習慣的結果，勉強不來的。因此，要建立馬來亞新文化，使它成為各民族生活所需的，必須把各民族文化中的優點，精華，加以吸收，去其糟粕，建立起適合各民族的新文化。然而，這個建立期就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日。那麼，這一艱巨的工程地完成，無疑在我們馬華文學界是責無旁貸的，所以，愛國主義的第四個任務便是建立起馬來亞新文化的文學。——這是它實踐底第四個原則。（見南大創作社出版的「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

從上文看來，有兩點須要解析的，第一，新馬現已分

家，各自成爲獨立國，不過，在經濟，文化，教育，文學，以及社會組織上，都有很多共同點，所以，第一實踐原則用于新加坡或馬來西亞都是一樣的。在我們這裏，可改爲「愛國主義文學是發揚各民族各階層一致愛護這新興的新加坡國家的文學」。至于第四個實踐原則，用于新馬兩地也一樣相通的，爲了使這原則更明確，更實際，我們可以把它改爲「愛國主義文學是建立新加坡國家意識的文學」。這樣一來，便能符合建立國家意識的要求了。

(四)

中國歷代作家，創作過甚多愛國主義的作品，都是震人心弦的。中國民族之所以強大，能够在多災多難中——如被敵人統治，侵略，或壓迫——仍然取得發展，當然，優越的民族特質是其主要因素，但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精神却是起了重大底作用的。中國古人有說過：「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這是至理名言，一個民族國家，在外敵的統治下，而能掙扎，翻身，趕走敵人，完全是由于人心不死。心不死就是具有愛國主義的潛在意識。這種潛在意識外表看不見的。但爆發起來却是不可抗拒的，能摧毀一切，即以孔孟的「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來說，已具愛國主義的精神了，所以歷來有無數的知識份子爲了這個原則而壯烈犧牲，文天祥與史可法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愛國主義意識，像一把刀子，越磨越鋒利，否則，生鏽，鈍挫，以致無有。所以愛國主義的思想灌輸，不是一時，而是與其國家存在一樣是永久性的。

我們的國家在教育工作上，的確做到既普及又提高

了，以區區一個小國，便有無數的小學與中學，還有數間大學與學院等等，以同等大小的國家，是很難找得到一個可與我們相比的。然而，在愛國主義意識建立方面，是令人感到遺憾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的教育內容對愛國主義宣揚幾乎是闕如的。即以華文而言，所有文章都是中國作家的作品，我們讀的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這使學生們誤會我國沒有作家，也沒有作品，更沒有文學史，以致看輕自己的作家與作品，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未嘗不可以，但我們也要知道，其中也包含着一種潛在的離心作用。試問英校學生只懂得有莎士比亞與蕭伯納，華校學生只懂得有魯迅與巴金，印校學生只懂得有泰戈爾等等，而不懂得自己的國家還有作家與作品，他們所景仰的是各自源流的作家，則我們的愛國主義思想又怎能建立起來呢？我們應該使到我國的人民以有自己國家的作家與作品爲無上光榮，也要使世界的讀者們知道我們新加坡國家也有文學！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教科書中增加幾份之幾的我國作家的作品，而且，讀文學史也要以讀我國文學史爲主，外國文學史爲副，唯有這樣才能增加我國人民的自信心，愛國主義的國家意識才能根深于人民的腦海中。或者有人以爲我國作家的作品還沒有資格選爲課文，其實這是自貶身價或是故意抹殺的說法。我國作家的作品雖不算很多，也可說是不少，小說方面，我們有數以百計的長中短篇的小說集，戲劇方面，多幕劇與獨幕劇甚至啞劇，已經創作過數十本。詩歌散文方面的集子，也是出版過數百本的。我敢肯定的說一句，其

中有不少作品是有高度水準的，那麼，以之編爲課文，何曰不宜？

爲了確立我國人民的愛國意識，也爲了發揚愛國主義文學運動，我們當前的急務，就是建立一個四種語文的編譯所，選取於國家民族有利的作品，譯爲各種語言的文字，編入課本內，（如把華文作品譯爲英巫印文字，）使各源流學校有共同的課文內容，則青年一代便會有堅強的牢不可破的國家意識，而不爲離心運動者所誘惑與煽動了。

第六章 愛國主義作家底修養

作爲一個愛國主義底作家，必須有其基本上的修養，才能勝任愉快，具體地表現其工作成績的。愛國主義不是一個徽章，往襟上一掛便行。當然，我們歡迎任何人參加愛國主義的文藝行列，但我們反對像一羣烏合之衆那樣意見參差，步伐混亂；而要求意見統一，步調整齊，則我們愛國主義的作家成爲文壇上最堅強的生力軍。關於愛國主義作家底修養，我們認爲有下列幾個問題：

（一）思想問題——一篇文藝作品既然是通過作者的心血培養成功，那麼，作者的思想問題對作品的進步性和正確性就起了絕對的決定作用了。比如有人以同一內容來創作，結果適得其反，一個是進步的正確的，一個是反動的錯誤的，第三個是沖淡的無聊的，這些不同的結果。由于作者思想便是不同的原因所造成。題材是相同了，但作者的思想不同，于是愛憎也不同了，作品底作用如何，也

就在這裏出現。而且作品底社會價值，也在這裏決定下來的。

作家的思想問題，就是作家的世界觀問題。世界觀是包括一個人對人生對社會對宇宙的一種看法和觀念，所以一個作家通過其世界觀表現對現實社會所生的感想，愛與憎，咀咒或擁護，消極或積極，肯定或否定，同情或反感等等。當然，世界上沒有兩個真理，那麼，世界觀也只會有一個是正確的了，故掌握正確的世界就成為作家們的一個先決條件。否則，我們就變成助桀為虐，為國家社會大眾的罪人，但正確的世界觀並非一件貨物，可以買來裝飾騙騙人，它是要我們在物質生活上與意識形態上長期的鍛鍊而得來的。換句話說，我們的物質生活首先建立在以現實社會大眾的利益為利益的基礎上，進而在意識形態上作不斷的克服缺點糾正錯誤的鬥爭，才能從中掌握着正確的世界觀，不是單靠背誦理論書所能得到的。

沒有正確的世界觀的作家，他是會作無病呻吟，會認賊作父，會顛倒黑白，會出賣靈魂的，為什麼我們這裏也有無病呻吟之類的作品出現呢？無疑地他們的世界觀有問題，也就是他們沒有好好掌握正確的世界觀，他們只憑滿腔熱情來寫作，對現實社會沒有愛和憎的觀念，不懂得文藝工作是一種嚴肅的艱巨的事業。他們有的是風頭主義，機會主義，個人主義等等，他們把文藝當作進身之階，當作提高自己身份的工具，這種投機取巧的態度，是污辱文藝，破壞文藝運動的。我們希望那些有意或無意犯了這種嚴重錯誤的作家能明白過來，認清自己的任務，虛心地掌

握正確的世界觀來實踐。至于那些出賣靈魂的人，他們受了某方的驅使，在文藝裏陰險地進行挑撥間離，破壞中傷的勾當，這種人無論他有着怎樣的勢力與地位。我們要堅決地把他踢出文壇。我們要求所有文藝工作者們，正確地掌握新哲學的世界觀，以便武裝我們的思想，虛心向現實社會學習。只有這樣，才有將來。因此，作為一個愛國主義底作家，必須在意識形態具有正確底世界觀的。

（二）立場問題——一個作家具有正確底世界觀，必然有正確底立場，我們要知道，現實主義是馬華文藝的優良傳統，在作家們大抵在現實主義的旗下而創作，近的不必再舉例，遠在三十五年之前，前輩作家張金燕的作品（見「悲其過」一集），已經閃爍着現實主義的光芒。又如許傑的「椰子與榴槤」，以及鐵抗，韓萌，白寒等人的作品，都有着現實主義的精神的。這可見現實主義是馬華作家一向所遵循的路線，也是馬華文藝界的優良傳統，現在有人誣衊一些進步的成績甚大的作家，硬給他們一個自然主義作家的招牌（雖然以前連「作家」也不給只給「作者」），以為凡幹某種工作的才是現實主義者，這是非常滑稽的，而且，也不新鮮了，早幾年某大學一批左派青年，以為只有自己才握住現實主義的寶印，向文壇發動攻勢。其實，現實主義是不容包辦的，事實上也不能包辦，否則，一千年前的杜甫與白居易等何以中國文學界稱之為現實主義大詩人？又如屈原作品甚至最早的詩經何以名之為現實主義的作品？可見現實主義不是某一派的人所可包辦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現實主義的作家，只要他能遵循現

實主義的路線而創作。古今中外的現實主義的作家和作品，真是擢髮難數，單以從法國巴爾扎克到俄國高爾基來說，現實主義的作品已林林總總了，這都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何況馬華文藝傳統一向是現實主義呢。因此，作為一個愛國主義的作家必須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

（三）創作技巧問題——有了正確的世界觀與進步的立場，還須要講究創作的技巧，這就是作家本身的藝術手法問題。一篇文藝作品的價值，還須要看該作者的藝術手法如何來決定的。身為一個作家必須有其高度的文字技巧，通過這去刻劃出人物的心理與事物的本質，來引起讀者的共鳴，和作者一齊愛好與憎恨——這就是文藝作品底作用。一篇沒有藝術加工的東西，根本就不能算是文藝作品，充其量只是流水賬吧了。正如畫家沒有經過藝術思考來畫的東西，也不會吸引讀者的視線的，畫家之着色構圖，正如作家之運用文字技巧來創作，在創作過程中，作家發揮了本人的高度的創作技巧。

每個文字都有它的一定意義與範圍，通過作家的吸收與鎔鍊，使它成為活潑的藝術詞句，用來表現多彩多姿的社會生活底風貌。作家以其豐富的藝術詞藻，靈活地去反映現實，暴露現實，教育人民。同時，作家還時時刻刻的注意社會大眾中的語言發展，從中吸收新鮮的，明朗的，活潑的，意義深長的，為人民所喜聞樂道的語句，來創造新的詞藻，藉以寫出更靈活的更完善的作品。諸如茅盾，老舍，沙汀，艾蕪，歐陽山，蕭軍，端木洪良等等都是，他們有的是靈活地運用各地方言，有的則在創造新穎的藝

術詞句。在我們這裏，也有不少作家注意到這方面來，深入地去發掘人民大眾所喜聞樂道的藝術語言了。如苗秀，就曾大量地吸收廣東方言與馬來方言，而韋暈，也把客家的廣府的潮州的馬來的藝術語言運用在作品中；我們讀了，不但不會感到煩瑣，離奇，反而生出親切的愉快之感。我們要知道，經過作家有機地吸收的語言，已不是狹義的某一民族或某一地方的語言了，而是成為了當地社會大眾所喜聞樂道的藝術語言了。早年中國文藝界先進何凝，他提倡「大眾語」，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作家的藝術技巧是各有不同的。一方面由于作家本人的氣質，嗜好，與習慣所養成，另一面是作家對文藝的長期修養，與對世界名家的技巧的吸收底結果。所以，作家的藝術技巧是各具姿態與特長的，不過，我們可以把它分爲幾類，如魯迅與沙汀，都是以筆調樸素見長的，作品裏同樣充滿了濃厚的鄉土氣味，都具體地形象化地刻劃了中國農民的面貌。自然，他們的成就並非等于一樣的。茅盾與巴金的藝術技巧，同樣是行雲流水般的通暢，同樣對人物個性與時代風貌有了不朽的刻劃，但前者却多了一層華麗的色采。又如同樣是以東北題材來創作了，而駱濱基，蕭紅，蕭軍便顯得沉實不華，端木洪良却有了過份的誇張。不過，任何一種藝術技巧都有它底價值，都有它底讀者，未可隨便厚此薄彼的，在我們的文藝陣地上，也有藝術風格特出的作家，如苗秀與韋暈，他們的藝術技巧可以說是同類的，他們每一段描寫就是一首詩，充滿着秀麗的熱情的筆調，當然，他們也各有不同的地方，我在這兩

位作家論裏已有詳述了。他們都擁有很多讀者，他們的藝術手法也被作為模範來學習着的。我們的作家，應該向有高度成就的人學習，以便提高我們的創作水準。因此，作為一個愛國主義的作家，必須有其高度的創作技巧的。

（四）創作內容問題——一個社會如果是死一般的沉寂，沒有什麼大變動，則作家的寫作題材也會因之而顯得貧乏的。社會生活越變得厲害，則寫作題材也會更豐富了，像中國清末民初至後來九一八事變，與七七抗戰短短的三十幾年中，正好給中國作家創作的寶貴機會。這時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供給作家們無限的廣泛而豐富的題材，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如魯迅的「吶喊」與「彷徨」，矛盾的「子夜」與「腐蝕」，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與「火」，沙汀的「困獸記」，「還鄉記」與「淘金記」，程造之的「沃野」，「地下」與「烽火天涯」，艾蕪的「山野」與「故鄉」，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與「第三代」，蕭紅的「生死場」與「呼蘭河傳」，駱賓基的「邊陲線上」與「混沌」，端木洪良的「大地的海」與「科爾沁旗草原」，吳組湘的「山洪」等等，都是大時代中的產物。外國如綏拉非莫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等，也是反映俄國社會劇變的風貌的。

而作為東南亞鬚鬚的馬來亞，近這三十年來却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它從一個殖民地統治時代變為獨立自由的新興國家。它首先爆發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使人民覺醒，這刺激了當地社會，使它內部起了某種變化，進

而有三年八個月與日本法西斯作生死的鬥爭，接着又有獨立自主的要求與實現，而成爲現在這個社會狀態。這三十年來的社會變動，可謂多采多姿，得未曾有。它賦給我們非常有意義的無限的題材，但是我們的作家，只採用了其中的一點一滴，鈎勒出一些輪廓而已，大部份的題材還未被應用來寫作哩。話雖如此，但一般來說，馬華作家的處理題材與創作魄力和藝術技巧，的確比以前進步得多了，對於題材的選擇，文章的結構與佈局等等，都有明顯的極大的成就，可以說是從小家子氣發展成大家風度的。不過，這已是作家們經過辛苦奮鬥獲致的了。自然，其中也有一些公式化的東西，這是作者藝術手法的粗疏，創作態度的馬虎所造成的，這一層，尤其是學習寫作者最易犯上的弊病。作爲一個愛國主義的作家。必須掌握這段可寶貴的歷史，作深入研究來處理題材，創造出更深刻更具體的時代風貌的作品來。

第七章 結論

然而，我們要知道，要使我國的文學運動能積極而具體地展開，就必須有一個團結的中心的組織，才能集中人材有計劃地發揮其效能。我國文學流派——如現代派，唯美派，現實派等等——的衆多，並不妨害我們積極推行愛國主義文學運動，在殊途同歸，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統一目標統一要求下，是可以並存而不相悖的，而各流派的作家，亦應知道，惟有在國家利益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我們才能取得生存與發展。而唯一的有効辦法就是

團結一致，建立一個中心組織。揆諸世界各國，大多有作家協會之類的組織。爲什麼我們却沒有呢？就証明我們是渙散的各自爲政的一羣，面臨某些客觀情勢的變動便徬徨無主，無所適從了。甚至人云亦云盲從附會的走上歪路。試問又怎配當一位「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作家去爲大衆服務呢？又怎配走在時代的前頭起領導的作用呢？

說到組織，在這二十年中並不是完全沒有，有心人也曾感到有這個須要而提倡過的。當日本戰敗投降光復之初，當地的寫作人（如「九一社」與「人民週刊」的編輯等）曾聯袂籌組「寫作人協會」。接下來有「星華文藝協會」的組織，很不幸因緊急法令頒佈，主持人離開當地，這個團體無形中瓦解了。四年之後，冰梅自北馬來星，籌組文藝寫作者協會，多方聯絡，連我這個蟄居山芭一隅不問世事的人，也被他們找到，列爲發起人。當時，所有發起人的簽名式的電版刊於報端，且轟轟烈烈的召開過籌備大會，的確有團結各作家之勢了，後來冰梅因某種原因離開這裏，這一組織又告停止。當然，這些都與現實環境有關的。過後，由于我國從自治走向獨立之路，當地文藝作家有鑑於此，認爲配合客觀現實與需求，須要有一組織，以便展開文藝工作，于是籌組「星華作家協會」，並開籌備會議，定訂會章，豈料又爲奸人所破壞，聲勢滔滔，大有非滅此朝食不可，結果作協也就流產。直到前年，我國與馬來西亞分家，自成一獨立國，一切建設，都蒸蒸日上，自然，文藝界不能默默無聞，於是由李星可主催，召開作家座談會，以爲組織作家團體之先聲，用意甚善，且

曾選出數人爲主持，現在一眨眼又是兩年，看來無何動靜，真是「只見樓梯响，未聞人下來」了。

從上面所列的經過情形看來，作家協會之類的組織所以不成功，客觀環境的惡劣固然是個最重大的原因，但作家本身的脆弱也是有很大關係。例如有人能不怕受嫌疑，不避困難，堅決要維持下去，未嘗不可以組成的。魯迅說過：「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我們的文藝作家，須要有這種韌性的堅強的戰鬥精神的。雖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們對於那些邪惡的小人們——破壞文壇的鬼魅——給以無情的打擊，絕不能抱旁觀者的態度，否則我們的中心組織永遠沒有成功的一天。試想想，我們動不動投鼠忌器，或噤若寒蟬，還能做出什麼事嗎？能不愧爲作家嗎？所以，我們作家本身當前之急務，厥爲有一作家協會之類的中心組織，來團結所有文藝工作者，爲國家社會而努力實踐。當然，我們的國家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度，我們的文壇也是民主自由的，歡迎任何一文學流派來參加，在自由競爭下，才會創作出好的成績，所謂「不怕貨比貨，只怕不識貨，」我們的作品能獲得大眾歡迎與否，完全由讀者去鑑定好了。讓我在這裏作呼吁，所有作家們都團結一致吧！爲文運，也爲自己。

同時，我對文藝工作者還有所期待的是：我們別忘記我們所肩負的時代使命底重大，所謂「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個美名不是好掛的，當然，有些投機者便藉此去招搖撞騙，大出風頭，其實這種文壇敗類，是不值識者一笑的。他們的廬山真面目，立即就被讀者揭穿，無所遁

形。我們既願意終身擁抱文藝，樂意為作家，就應以嚴肅的態度來對待這個嚴肅的事業。中國文豪魯迅有說過，「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文藝工作者就是時代的猛士，是不為威迫利誘所屈服的。「敢哭，敢笑，敢打，敢罵，」便是我們的特色。卑鄙下流，奴顏婢膝，諂媚奔走，造謠生事的，就算能抓牢某種地位，終會被同道所唾棄的。勿以為墨寫的說謊可以掩蓋一切，須知歷史無情，偽善者終會露出原形。

作為一個謹嚴的作家，必須忠于他的國家與人民。否則，他所作所為，于國家人民有害，便是文奸，便是蠱賊，人人得而誅之的。當我們的新興國家在獨立發展的途中，我們絕不容許有阻撓與破壞的表現。我國的前途，正如太陽上昇，無可限量；我國的文藝工作者，應加強信心，團結一致，使我國文學，能與世界文學看齊，在世界文壇上建立輝煌的地位！

（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於星洲之坎珂室）

一年來(1969)的我國文藝界

一

一九六九年是我國獨立第四週年，也是文學運動最活躍的一年。這一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影響人民也是深刻而長遠的，它使人民瞭解我們的國家雖小，也有文藝，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增加了國民的自尊心，自豪感，進而大力支持與促進我國的文學運動。

然則這一年來我們文藝界有那些成績表現呢？第一，表現在愛國主義意識的宣揚上；第二，表現在文藝作品的展覽上；第三，表現在文藝座談會上；第四，表現在多種形式的創作上。所以一九六九年可說是我們新加坡新興國家的文藝年，它是配合着我國獨立建國這個客觀情勢的發展而發展的。如果沒有這一客觀情勢而仍是從前的殖民地時代的話，則我國的文藝界很難取得這樣活躍而長遠的發展的。

然而，這只是一個很好的開頭。有了開頭，自然會有更理想的，更美麗的遠景。回顧我國在殖民地時代的社會面貌，是非常陳舊而落伍，毫無建設之可言，一切都顯得暮氣沉沉。殖民地宗主國撇下了這個霉爛的包袱給我們背負，也就是給我們一個無以解決的難題；姑不論殖民地宗主國是否有意為難我們，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也確是空前艱苦的現實，諸如人民思想的複雜，人口的直線激增，工

商業的困頓與貧乏，市容的簡陋與敗壞，政治鬥爭的險惡，社會秩序的動盪不安，強隣的虎視眈眈，在在顯出百孔千瘡，無從補救，正是萬事待興，急不容緩。獨立建國，談何容易？幸而我國四大民族，皆有刻苦耐勞的精神，與和衷共濟的美德，所以在短短的四年獨立建國中，社會面貌爲之一新，人民就業機會增加，人口壓力得以消除，工商業日益發達，社會更形穩定，國際地位逐漸提高，人民也一心一德共同建國，以做成今日的繁榮與進步。人家要數十年才能做到這種成績，我們於數年間就有了收穫，這不能不算是奇跡，是飛躍性的發展的。當然，完成了一個階段又要更進一步的躍進一個新的階段。在殖民地時代，我們文藝界已自我奮鬥地謀求發展；而現在，由於國家的建立，開始受人重視，成爲國家不可或缺的部門。因爲一個新興的國家，絕對不能沒有文藝，而文藝的成績，正是國家進步的象徵，所以我國文藝界的前途，是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的，不可分離的。

二

這一年來我國文藝界底實踐任務，主要是發揚愛國主義的意識。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愛國主義的提出，早在十年前已有了，但其重要性的顯露，還是一九六九年，因爲我國爲了填補英軍撤防的空缺，便立即進行建立國防力量，擴建軍隊，保衛自己。然而，這只是物質與人力方面而已，至於精神方面，更加重要，否則軍人如何能發揮高度機能與警惕來奮勇衛國呢？所以愛國主義意識的灌輸，更爲重要。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

人民的愛國精神不死，就算國家被人蹂躪，也有復國的一天。所以我國文藝界隨着客觀現實的要求，而積極提倡愛國主義，是有其深刻的意義與作用的。這也是我們文藝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

一般來說，殖民地統治的人民，愛國意識並不十分濃厚，人們大多忙於生活，只採取消極態度。但我們新加坡人民則不同，雖然民族複雜，熱愛本土的心情却是一致的。就以華族來說，他們離鄉背井，來這建立家園，有的已居住了數代，根深蒂固，於是懷念故國的熱誠轉為熱愛當地，現在既然擺脫殖民地枷鎖，建立自己的新興國家，則他們自然順理成章地成為我國公民，其效忠國家的精神亦是無須懷疑的。即以日本統治新加坡時期來說，各民族人民慘遭蹂躪與殺戮，死亡枕藉，無不滿胸憤恨，有者進行反抗，這些舉動，如果沒有愛國意識做基礎，那裏能够表現出來呢？由此可以証明我國人民的愛國意識早就存在了的。問題是怎樣去長久地發揚它，使它成為我國一道不能摧毀的精神防線。我曾經在「論愛國主義與文學運動」一文中這樣說：——

愛國主義意識，像一把刀子，越磨越鋒利，否則，生鏽，鈍挫，以致無用。所以愛國主義的灌輸，不是一時，而是與其國家存在一樣是永久性的。

我們的國家，在教育工作上，的確確做到既普及又提高了，以區區一個小國，便有無數的小學與中學，還有數間大學與學院等等，以同等大小的國家，是很難找到一個可與我國相比的。然而，在愛國主義意識建立方面，是

令人感到遺憾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的教育內容，對愛國主義的宣揚幾乎是闕如的。即以華文而言，所有文章都是中國作家的作品，我們讀的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這使學生們誤會我國沒有作家，也沒有作品，更沒有文學史，以致看輕自己的作家與作品，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未嘗不可以，但我們也要知道，其中也包含着的一種潛在的離心作用，試問英校學生只懂得有莎士比亞與蕭伯納，華校學生只懂得有魯迅與巴金，印校生只懂得有泰戈爾等等，而不懂得自己的國家還有作家與作品，他們所景仰的是各自源流的作家，則我們的愛國主義思想又怎能建立起來呢？我們應該使到我國的人民以有自己國家的作家與作品爲無上光榮，也要使世界的讀者們知道我們新加坡國家也有文學，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教科書中增加幾份之幾的我國作家的作品，而且，讀文學史也要讀我國文學史爲主，外國文學史爲副，唯有這樣才能增加我國人民的信心，愛國主義的國家意識才能根深于人民的腦海中。或者有人以爲我國作家的作品還沒有資格被選爲課文，其實，這是自貶身價的說法。我國作家的作品雖不算很多，也可說是不少。小說方面，我們有數以百計的長中短篇小說集；劇戲方面，多幕劇獨幕劇甚至啞劇，已經創作過數十本；詩歌散文方面的集子，也是出版過數百本的。我敢肯定的說一句，其中有不少作品是有高度水準的。那麼，以之編爲課本，誰曰不宜？

爲了確立我國人民的愛國意識，也爲了發揚愛國主義

的文學運動，我們當前的任務，就以建立一個四種語文的編譯所，選取於國家民族有利的作品，譯為各言語言的文學，編入課本內（如把華文作品譯為英巫印文字），使各源流學校有共同的課文內容，則青年一代便會有堅強的，牢不可破的國家意識，而不為離心運動者所誘惑與煽動了。（見新生代第一四七期）

三

其次，是我國華文中學教師會與南大畢業生協會主辦的「新馬文藝創作史料展覽會」。這個展覽會是史無前例的，它獲得我國文藝界與關心文藝的人士的熱烈支持。在這數天的展覽期中，觀眾絡繹不絕，有些團體代表甚至要求延長展覽日期，唯主辦當局因格于種種人事關係無法作到，可見有很多觀眾因未能詳盡瀏覽而感到遺憾的，亦可反映出人們關心我國文藝之一斑了。一般來說，書籍展覽，尤其是文藝的，是很難吸引觀眾的，它不比那些美術展覽那麼花花綠綠的可以一目了然，的確是傷腦筋的參觀，然而，觀眾之多，也出乎主辦當局的意料之外。冷門學問的文學，已為我國廣大人士所注目，可見我國的社會是進步的，人們也比以前更重視文藝了。這樣一來，主辦當局的苦心與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不但沒有白費，而且種下良好的因果。他日我國文藝的突飛猛進，未嘗不是這次展覽會的影響所促成。因為除了史料展覽外，還有出版「新馬文藝創作索引」，並在各大報出版特輯，與舉辦「作家座談會」，這些都是給予我國愛好文藝人士以深刻印象的。

主辦這個展覽會的目的，該工作委員會主席何家良有說：——

『新加坡是個移民社會，亦是一個商業社會，從社會的演進來看，物質的發展是多過于文化的，難怪亦就有人敢那麼率然下斷語說這是「文化沙漠」。

『關心新加坡以及本區域內的教育與文化的人士，對於這一個問題，顯然亦很焦急，亦很不平。可是大家對這問題亦只限于自身的憤慨，有種不白之冤的感覺，要提出來反擊，又有點提不出有力的証據，因為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人做出統計，我們的文學創作的水準到什麼程度，我們的創作究竟有怎樣的豐富。

『我們有想于此，于是我們兩個文教團體——華文中學教師會與南大畢業生協會就毅然肩挑起了這個責任，趁慶祝新加坡開埠一百五十週年這機會，盡我們的力量，將過去本地人的創作與反映本地色彩的作品彙集來公開展出，讓大家看看，我國的文化水準，究竟有多高，我國的文化遺產有到怎樣豐富的程度。最後，我們將展出之資料，編成一部索引，讓關心新馬文化史料的人去參考。

『我們這樣做，一、是總結過去的成績，讓大家有個較具體的概念。二、是從這回的展出中，瞭解過去的成績，以策勵未來。三、從展出中，確定新馬文藝創作的路向。四、鼓勵更多的人走向文藝。關心文藝，促進文藝！』（見「我們的話」）

所以這個展覽會，不單是空前的創舉，也是意義重大的，極合時宜的展出，我有這樣說過：——

不幸的是，有些人對我國文藝界漠不關心，或忽視它，不知它有何成就，現在這個展覽會上，陳列了琳琅滿目的著作，包括小說，戲劇，理論，批評，詩歌，散文等等，真是應有盡有了。當然，我們自知成績有限，還須努力創造偉大作品。但以這等份量來與一些新興國家比較，是不算落後的。這些成就，都是文藝界同仁在毫無援助下耕耘出來的。今日把它展示出來，是意味着我們文藝已完成了某一項任務，是舊的階段，告一結束，而面迎着新的階段底開始，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學歷史將翻開新的一頁。

這個展覽會底意義與作用，最低限度有下列幾點：

（一）它向世人宣示，我們的文學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有着不少成績的。

（二）它使我們的作家得到更多的鼓舞，今後更熱情的、堅強的、勇毅的創作下去。

（三）它使我國人民愛護自己國家的文學，而以我國文學為榮。

（四）它使我國在國際文學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不致受人誤解為無文學的國度。

（五）它使我國的文學後繼者感到無限的興奮與鼓勵，來終身擁抱文藝，以從事文藝創作為無上光榮的業績。

（六）它使我國人民大力支持文藝界，進而擴大我國的文學運動。

（七）它使我國文學界各流派團結一致，積極推動愛國主義文學。

(八) 它使我國人民在文學界的愛國主義運動下，有了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意識。

總而言之，這次文學作品展覽是劃時代的創舉，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意義的，它使我國文學運動步上一個新的實踐途程，在文學歷史上翻看新的一頁！（見「文學歷史翻開新的一頁。」）

至于出版「新馬文藝創作索引」，亦有深長意義，其重要性與展覽會相等。蓋因我國有關方面雖然出版過數種文藝書目，但其中錯誤甚多，不能做為依據，這次編輯索引，態度較為嚴肅，搜羅也極豐富，所費時日也不少，謝克在「編後話」有說——：

『雖然，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南洋學報」有一篇黃奕榮的「戰後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目」，一九六四年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編的「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一書中附錄三篇「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目」，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也在一九六五年印了一份「馬華小說選書目」，但是，這三份資料都不很理想。黃奕榮把香港作者劉以鬯的「雪晴」、「龍女」，古梅的「趕路」，姚拓的「彎彎的岸壁」列為馬華文藝作品；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的「馬華小說選書目」裏面，也有一本香港作者易文的「凶戀」，最離譜的是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編的「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目」，不但朱緒的四幕劇「誰之咎」歸入小說類，將冰梅的雜文集「99哲學」當作詩集，連台灣、香港的作者謝冰瑩的「愛與恨」，凌叔華的「愛山廬夢影」，羅門的「美的V形」，楊念慈的「還鄉」，皇甫光的「遺產」，路易士

的「野店」，晏文郁的「蠱感記」，黃思騁的「荒林人跡」、「世仇」、「荒島行」、「骷髏」、「獵虎者」、「真實的神話」，王敬義的「婚事」、「一個陌生人」，李輝英的散文集，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余雪曼的「中國文學欣賞」，泰國作者倪長遊的「新一代」，俄國契訶夫的「酒鬼的故事」，都視為馬華文藝作品，真是莫名其妙。更妙的是把翻譯的作品「羅斯福傳」、「哲斐遜總統的童年」、「克拉克將軍自傳」、「印尼短篇小說選」、「馬來短篇小說選」、「世界名女人傳」、「溫莎公爵自傳」、「人類有前途嗎？」以及將「音轉學發凡」、「科學家故事」、「音樂家小傳」等與文藝風馬牛不相及的著作，也列入馬華文藝作品編目。

『儘管「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目」錯誤很多，可是研究新馬華文文藝的人士，仍然把它當作可靠的資料，這是不容忽視的，如果我們不指出它的錯處，將使從事新馬華文文藝研究工作的人士，浪費許多寶貴的時間。惟其如是，一九六五年年底，當我整理的「馬華小說內容提要」開始在「電視與廣播」雙週刊連載的時候，便準備花一點時間，找一些資料，整理一份「新馬文藝創作索引」，後來由于工作繁忙，於是擱了下來。

『幾個月前，新加坡華文中學教師會暨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爲了慶祝新加坡開埠一百五十週年紀念，決定於今年八月中旬，假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聯合主辦「新馬文藝創作史料展覽會」，這兩個團體的負責朋友，知道我最近兩三年因爲編民報文藝副刊「新生代」的關係，時

常跟文藝界的朋友接觸，託我協助搜集一些資料，編一本「新馬文藝創作索引」。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同時也是我想做的工作，我便毫無猶疑的接受了。

『從搜集資料到編這本索引，我們足足花了半年的時間，現在終於把它呈獻在讀者的面前了。』

『這本索引所收錄的僅限于小說、戲劇、電影、文學劇本、詩歌、散文、雜文、文藝叢刊，以及一些評論或研究新馬華文文藝著作；不包括翻譯作品、歷史小說、歷史劇、改編劇本、傳記、遊記、政論、舊詩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談修養和讀報隨筆一類之作品。因為我們認為研究新馬華文文藝的人，目的是想了解新馬華文文藝作家在他們的創作裏到底反映了一些什麼。其他著作，不屬於他們所要研究的範圍，所以不錄，相信有關作者，是會同意我們這樣做的。至于我們將「郁達夫南遊記」也列為新馬華文文藝作品，是因為我們沒有忘記這位南來後對新馬華文文藝作出一定貢獻，遭受日本軍閥殺害的中國作家，把他的這一本反映了一些本地現實的散文集當作紀念品，表示我們對郁達夫先生的一點敬意。』

我之所以不厭求詳地引述這些話，無非讓讀者知道這點成績是得來不易的。馬華文藝史料，由于大家都忙于生活，所以史料難以保存，以前我手上有過夏霖的「靜靜的彭亨河」，鐵戈的「在旗下」，韓萌的「七洲洋上」，金丁的「三星旗下」，後來連其他的書籍一齊給人拿去了。甚至戰前剪存了幾年的「獅聲」副刊與「南洋週刊」，戰爭來臨都蕩然無存，思之令人慨歎。這次他們搜羅了(一)

小說約三百本，（二）散文約二百本，（三）詩歌約一百本，（四）戲劇約六十本，（五）評論、研究約五十本，（六）雜誌約百種，（七）其他報刊，文藝叢刊約百餘份，另有珍藏書本圖片約百多張。似此數量，已達九十巴仙以上，誠為難得。

再來，是作家座談會，出席講話的苗秀，李星可和我。講的是馬華文藝的前途，三個人却分成兩種意見，苗秀與我都認為文藝界自有其光明的坦途，李氏却持異議，見仁見智，各有不同，雖然意見相反，不妨呈獻出來，讓關心者細細咀嚼。他們的演講都發表在「新生代」上，讀者可以參攷。當時聽眾踴躍出席，座為之滿，可見關心我國文藝的人士越來越多了。這是個好的表現，這將促使我國文學運動更波瀾壯闊地發展下去。當時苗秀的演講，最後有扼要的概括：——

回顧五十年來的我們的文藝發展的軌跡，她從開始時候的反封建進展而為反帝以至反法西斯，她從作為中國「五四」新文學的支流發展成為一種獨立自主的文藝運動，這中間曾經歷過怎樣艱苦的悠長的道路。

今天，新加坡已經成為一個最年青的獨立國家，新的時代賦予我們作家以新的使命。過去，馬華文學的創作方向，一直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流，作家對於社會人士往往是抱着消極的批判的立場。今後的馬華文學，不再局限于消極的批判，她應該富有積極的建設性。作家必須通過他們的作品，向人民灌輸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鼓舞人民為國家獨立繁榮而獻身。我們的國家不但須要向世界各先進國

常跟文藝界的朋友接觸，託我協助搜集一些資料，編一本「新馬文藝創作索引」。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同時也是我想做的工作，我便毫無猶疑的接受了。

『從搜集資料到編這本索引，我們足足花了半年的時間，現在終於把它呈獻在讀者的面前了。』

『這本索引所收錄的僅限于小說、戲劇、電影、文學劇本、詩歌、散文、雜文、文藝叢刊，以及一些評論或研究新馬華文文藝著作；不包括翻譯作品、歷史小說、歷史劇、改編劇本、傳記、遊記、政論、舊詩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談修養和讀報隨筆一類之作品。因為我們認為研究新馬華文文藝的人，目的是想了解新馬華文文藝作家在他們的創作裏到底反映了一些什麼。其他著作，不屬於他們所要研究的範圍，所以不錄，相信有關作者，是會同意我們這樣做的。至于我們將「郁達夫南遊記」也列為新馬華文文藝作品，是因為我們沒有忘記這位南來後對新馬華文文藝作出一定貢獻，遭受日本軍閥殺害的中國作家，把他的這一本反映了一些本地現實的散文集當作紀念品，表示我們對郁達夫先生的一點敬意。』

我之所以不厭求詳地引述這些話，無非讓讀者知道這點成績是得來不易的。馬華文藝史料，由于大家都忙于生活，所以史料難以保存，以前我手上有過夏霖的「靜靜的彭亨河」，鐵戈的「在旗下」，韓萌的「七洲洋上」，金丁的「三星旗下」，後來連其他的書籍一齊給人拿去了。甚至戰前剪存了幾年的「獅聲」副刊與「南洋週刊」，戰爭來臨都蕩然無存，思之令人慨歎。這次他們搜羅了(一)

小說約三百本，（二）散文約二百本，（三）詩歌約一百本，（四）戲劇約六十本，（五）評論、研究約五十本，（六）雜誌約百種，（七）其他報刊，文藝叢刊約百餘份，另有珍藏書本圖片約百多張。似此數量，已達九十巴仙以上，誠為難得。

再來，是作家座談會，出席講話的苗秀，李星可和我。講的是馬華文藝的前途，三個人却分成兩種意見，苗秀與我都認為文藝界自有其光明的坦途，李氏却持異議，見仁見智，各有不同，雖然意見相反，不妨呈獻出來，讓關心者細細咀嚼。他們的演講都發表在「新生代」上，讀者可以參攷。當時聽眾踴躍出席，座為之滿，可見關心我國文藝的人士越來越多了。這是個好的表現，這將促使我國文學運動更波瀾壯闊地發展下去。當時苗秀的演講，最後有扼要的概括：——

回顧五十年來的我們的文藝發展的軌跡，她從開始時候的反封建進展而為反帝以至反法西斯，她從作為中國「五四」新文學的支流發展成為一種獨立自主的文藝運動，這中間曾經歷過怎樣艱苦的悠長的道路。

今天，新加坡已經成為一個最年青的獨立國家，新的時代賦予我們作家以新的使命。過去，馬華文學的創作方向，一直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流，作家對於社會人士往往是抱着消極的批判的立場。今後的馬華文學，不再局限于消極的批判，她應該富有積極的建設性。作家必須通過他們的作品，向人民灌輸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鼓舞人民為國家獨立繁榮而獻身。我們的國家不但須要向世界各先進國

家的文學巨匠虛心學習，同時也應該吸取過去馬華作家的寫作經驗，向前人的成果學習。（五十年來馬華文學一瞥）

四

此外，學生文藝的昂揚是本年度最大的特色。作為我國文藝界的接班人的學生文藝，是值得重視，鼓勵與推動的。因為從學生界中培養文藝青年，是最可靠最大効力的辦法。我國的大學與中學，大都設有中文學會，這些就是我們文藝的衛星站，有些出版期刊，有些舉行文藝作品和徵文比賽，前者如新大的「文藝季風」，與中正的「湖聲」；後者如南大中語會舉辦的全國大專中學文藝創作比賽便是，在在都顯示出學生文藝的活躍與蓬勃，其中作品內容的豐富與充實，寫作技巧的高度純熟，是令人興奮的。至于兒童劇社對文藝的努力推動，可謂首屈一指，他們每週在民報出版的「駱駝」副刊，的確有良好的表現，這些寫作者都是學生文藝的中堅份子，具有百折不撓的勇氣與毅力的，他們舉辦的文藝的晚會，演出之熱烈，亦可謂為盛況空前，這足見他們號召力的一斑了。這一層不能不歸功于主持人的領導有方，也可反映出我國青年的熱愛文藝的。此外，「獅島青年」期刊，也在學生界起相當作用。

新社文藝叢書方面，有孟毅的「再見惠蘭的時候」，苗芒的「星之島」，鍾祺的「黎明之夜」，周燦的「讀詩寫詩談詩」，以及南洋教育文藝叢書的杜誠底「馬路之歌」，新生代文藝叢書的陳凡的「文藝雕蟲集」，弗特的

「弗特創作集」，丁之屏的「憂郁的眼睛」，其他如謝克主編的民報文藝副刊「新生代」合訂本（第三輯），關新藝「關新藝的獨幕劇集」，郭寶崑的「喂！醒醒」，詹燕的「無花果」，黃叔麟的「古城春曉」，牧犖奴的「牧犖奴小說集」，梁影的「死亡的控訴」，冰迅的「青山淚」，王里的「歸來」，藍平昌的「山」，莎克的「向日葵」，英培安的「手術檯上」等等，都是本年度的主要收穫。其中有現實主義的，浪漫主義的，現代派的，不一而足，真是五光雜陳，百花齊放，蔚為我國文壇上的奇觀。我們的國家——新加坡，是個民立自由的國度，我們的文藝界也是揭櫫着「創作自由，自由創作」的大纛，任何一個文藝公民都可以自由發揮其寫作才能，誰也不能限制誰，而我國的文藝讀者，也是多方面，所謂味之同嗜，各適其好。要嗎，就以和平的手段爭取讀者，不能用暴力去強人相同。總而言之，不論個人主義也好，集體主義也好，現實主義也好，現代派也好，象徵主義也好，可以各行其道。惟文藝須與國家發展相結合，不能有違反與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舉動，那麼，各派作家可在愛國主義原則下從事其文藝工作的。努力吧，新加坡的作家們！

一九七〇年元月初於坎珂室

後 記

這本書裏所收集的四篇論文，都是針對馬華文壇與獨立後的新加坡文壇而寫的，文章的寫作時間——從第一章到第四章——前後距離十年，這十年的時間並不算短，星馬的政局由分到合又由合到離，經過了不少變化，雖然馬華文藝界並無這種明顯的劃分，但不無或多或少的影响。比如這次亞洲作家大會在台灣舉行，新加坡及馬來亞的文藝界就各自派代表前往出席了。可見已分成兩個不同的組織，大體上雖是相同，却不無小異了。所以我後兩篇論文，是單指新加坡文壇而言，不及馬來西亞了。

前兩篇論文，曾刊在南洋大學創作社出版的第二及第三文集上。第三篇則分別刊登在「南洋教育」，「新野」及「新生代」上。這篇作品，是我對新加坡文學界作一個全面性的概論，因我們的新加坡已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則我們唯有針對自己的國家來論述。由于全文甚長，所以不能不分章來寫；但這篇作品並非等於全貌，因我還要撰寫「論我國文藝諸問題」一文作補充。第四篇「一年來的我國文藝界」是刊載于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所出版的「圖書世界」上，這個刊物是寄給世界各國圖書館的。這篇文章，是概括一九六九年我國文藝界底活動成績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末於星洲之坎珂室

新社文藝叢書

第一集（共十冊）

- | | |
|----------------|-------|
| ■再見惠蘭的時候(小說集) | 孟 毅 著 |
| ■星之島(詩集) | 苗 芒 著 |
| ■讀詩寫詩談詩(詩論) | 周 燦 著 |
| ■黎明之前(劇本) | 鍾 祺 著 |
| ■人畜之間(小說集) | 苗 秀 著 |
| ■瓜棚豈架(散文集) | 傑 倫 著 |
| ■趙戎文藝論文集(文藝評論) | 趙 戎 著 |
| ■參差集(詩集) | 淳于汾著 |
| ■新詩雜話(詩論) | 林 瓊 著 |
| ■激流的歌(散文集) | 林源河著 |

新社文藝編委會主編
教育出版社印行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 芭洋上（短篇小說）
- 海 戀（中篇小說）
- 在馬六甲海峽（長篇小說）
- 論馬華作家與作品（評論）
- 馬華新文學教程（將出）
- 馬華文藝辭典（將出）





作者簡介

趙戎，原名趙大成，早籍廣東南海，在新加坡出生。當魯迅逝世後，本地新國民日報徵文出紀念刊時，即以巨星筆名寫詩投刊，後轉研社會科學文藝理論等，曾在「南洋週刊」發表「泛論新啓蒙運動」，「論南洋文學運動」，「一九三八年馬華思想運動」等長篇論文。戰後則寫小說，雜文，批評等文字，為馬華文藝批評底權威。



趙戎文藝論文集 趙戎著

主編・新社文藝編委會

督印：孟毅

印行・教育出版社

新加坡歐南園第 19座177A

業務經理：陳德復

印刷・文化印務公司

初版・一九七〇年九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1.00